

内容摘要

20 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随着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持续 40 多年的冷战格局就此结束。冷战的结束使国际体系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种变更对国家之间的关系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澳美同盟关系作为现代国际体系中超级大国和中等强国关系的典范，产生于冷战，同盟的基础源于澳大利亚对安全的恐惧和美苏全球激烈对抗的国际格局。冷战的结束，并没有带来同盟的消失，反而在冷战结束后的近二十年里，经过短暂的徘徊期后，不断得到调整、发展和加强，越来越深刻地影响着亚太地缘政治。澳大利亚对美政策的演变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体现了冷战后国际风云变幻下国际关系分化组合的复杂性、多样性。对这一典型的不对称同盟关系演变的研究，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本文以澳大利亚对美政策为研究对象，从现实主义和建构主义的分析视角出发，综合运用历史、比较等多种方法，以辩证唯物主义的态度，以冷战后澳美关系演变过程的重大历史事件和政策为切入点，结合当时的国内外历史大背景，对冷战后澳大利亚政府的对美政策进行系统分析，揭示其不同时期政策的异同和特征。本文内容从逻辑层次关系上主要包括以下几部分。

第一部分为导论，提出本文研究的主题——冷战后澳大利亚对美政策的演变，说明了研究该主题的目的与意义；较为全面地梳理了国内外有关冷战后澳美关系研究的学术概况；阐述了本文的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

第二部分回顾了冷战结束前的澳大利亚对美政策：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使澳大利亚“弃英投美”；在冷战的背景下，澳大利亚采取了敌视共产主义、追随美国的政策；尼克松主义发表后，澳大利亚开始更多地关注自身利益，与美国保持一定距离。

第三部分着重论述了冷战后澳大利亚对美政策的历史演变过程及内容，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叙述了基廷政府的对美政策：由于东欧剧变、苏联解体，澳美同盟失去明确的“目标”，其继续存在下去的价值受到考验；澳外交政策由以美国

为中心转变为多中心、以亚洲地区为中心。基廷时期，澳美关系可以说是一段短暂的彷徨期、新政策的酝酿期。第二层叙述了霍华德政府的对美政策：初期，采取亲美政策，不断巩固和提升澳美同盟关系；“9·11”事件后，积极支持和参加美国发起的反恐战争；澳美自由贸易协定签订后，澳美关系全方位发展，两国间的政治、军事和经济关系更加密切。第三层叙述了陆克文政府的对美政策：在“富有创造力的中等强国外交”理念下，在继续维持与美国同盟的前提下，澳大利亚谋求更大的外交独立性。在气候议题、伊拉克撤军和阿富汗问题上，澳的立场与美国均有区别。

第四部分对冷战后澳大利亚对美政策进行评析，归纳了冷战后影响澳大利亚对美政策的主要因素和澳大利亚对美政策的特点，分析了冷战后澳对美政策的得失。

结语部分对全文进行总结，并对澳美关系未来的走势进行探讨。

关键词：澳美同盟；“9·11”事件；中等强国；国家利益

Abstract

With the drastic changes in Eastern Europe and the disintegration of the Soviet Union, the Cold War that lasted more than 40 years ended in the late 1980s and early 1990s. The ending of the Cold War fundamentally changed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structure, which had major impacts on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nations. Australia-U.S. alliance stemmed from the Cold War. It is a model as an alliance relationship between a superpower and a middle power in the modern international system. The alliance was inspired by Australia's security fears and the fierce international pattern of U.S.-Soviet global confrontation. The ending of the Cold War has not brought about the disappearance of Australia-U.S. alliance. On the contrary, it continued to be adjusted, developed and strengthened after a brief period of wandering in nearly two decades since the Cold War ended. And it had a more and more profound impact on the Asia-Pacific geopolitics. The evolution of Australia's policy towards the U.S. has distinct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imes. To study on the asymmetrical alliance is also to analyze a typical case under the changing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after the Cold War, which has a certain degree of representation and is of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he subject of this thesis is the evolution of Australia's foreign policy towards the U.S.. From the realism and constructivism analysis perspectives, applying of the historical, comparative and other methods, following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ttitude, from the major historical events and policies in the evolution process of Australia-U.S. relations after the Cold War, and combining with the history background at home and abroad, this thesis systemly analyzes the Australian governments' policies towards the U.S. after the Cold War, and reveals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of its policy in different periods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its policy. From the relationship of the

logical level, the thesis is divided into five parts:

The first part, as an introduction, firstly introduces the subject, the purpose and significance of the study, then reviews comprehensively the overview of the academic study about Australia-U.S. relations after the cold War at home and abroad, finally presents the thesis's methods and innovations.

The second part mainly reviews Australia's policy towards the U.S. before the Cold War. The outbreak of the war in the Pacific made Australia "leave the British toward the U.S.". In the background of the Cold War, Australia was hostile to communism, and followed the U.S.' policy; After Nixon Doctrine was published, Australia began to focus on their own interests, and kept a certain distance with the U.S. .

The third Part focuses on the content and process of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Australia's policy towards the U.S. after the Cold War, which is divided into three layers. The first layer describes Keating government's policy towards the U.S.: due to the drastic changes in Eastern Europe and the collapse of Soviet Union, Australia-U.S. alliance lost a clear "target", and the value of the existence of the Australia-U.S. alliance is under testing . Australia did not take the U.S. as its foreign policy's center any more, turning to a center of Asian region. During Keating period, the Australia-U.S. relations can be described to be a brief period of indecision, and a gestation period of the new policy. The second layer describes the Howard Government's policy towards the U.S.: It inclined to the U.S., and constantly consolidated and enhanced Australia-U.S. alliance relations; After the 9 • 11 incident, it actively supported and participated in the war on terror that the U.S. launched; The signing of the Australia-U.S. Free Trade Agreement made Australia-U.S. relations develop all-roundly, the bilateral political, military and economic ties even closer. The third layer describes the Rudd government's policy towards the U.S.: Under the "creative middle power diplomacy" concept, continuing to maintain its alliance with the U.S., it

seeks greater diplomatic independence. On climate issues, the war in Iraq and the issue of Afghanistan withdrawal, it differed from the U.S..

The fourth part analyzes the Australia's policy towards the U.S. after the Cold War, and sums up the main factors that impact its policy. At last, the author generalizes the characteristic of its policy, and comments the pros and cons of its policy.

The conclusion summarizes the full thesis, and discusses the trends of Australia-U.S. relations in future.

Key words: U.S.-Australia Alliance; the 9 • 11 event; Middle power; National interest

关于学位论文独立完成和内容创新的声明

本人向河南大学提出硕士学位申请。本人郑重声明：所呈交的学位论文是本人在导师的指导下独立完成的，对所研究的课题有新的见解。据我所知，除文中特别加以说明、标注和致谢的地方外，论文中不包括其他人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研究成果，也不包括其他人为获得任何教育、科研机构的学位或证书而使用过的材料。与我一同工作的同事对本研究所做的任何贡献均已在论文中作了明确的说明并表示了谢意。

学位申请人（学位论文作者）签名：

王斌

2010年6月2日

关于学位论文著作权使用授权书

本人经河南大学审核批准授予硕士学位。作为学位论文的作者，本人完全了解并同意河南大学有关保留、使用学位论文的要求，即河南大学有权向国家图书馆、科研信息机构、数据收集机构和本校图书馆等提供学位论文（纸质文本和电子文本）以供公众检索、查阅。本人授权河南大学出于宣扬、展览学校学术发展和进行学术交流等目的，可以采取影印、缩印、扫描和拷贝等复制手段保存、汇编学位论文（纸质文本和电子文本）。

（涉及保密内容的学位论文在解密后适用本授权书）

学位获得者（学位论文作者）签名：

王斌

2010年6月2日

学位论文指导教师签名：

刘国栋

2010年6月3日

导 论

（一）研究目的与意义

首先，澳大利亚位于地球的南半部，面积约760多万平方公里¹，占整个大洋洲陆地总面积的85%，是一个四面环海的巨大陆地，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既是大陆又是大岛屿，东、西、南为太平洋和印度洋所包围，北面隔帝汶海和阿拉弗拉海与东南亚相邻，南隔南极海与南极大陆相望，居于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²在美国亚太体系中，它是美国西太平洋安全的“南锚”，是由南向北包抄东南亚乃至整个东亚的“桥头堡”，是构建西太平洋安全网络体系的重要一环。澳大利亚是美国的传统盟国，和美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曾与美国一起参加过多次大的战争，即两次世界大战、朝鲜战争、越南战争、海湾战争、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澳美两国实力悬殊甚大，澳大利亚是地区国家，而美国是世界大国，这种差异决定了它们在对外政策方面进行协调的复杂性和典型性。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澳大利亚和美国的关系是中等国家和超级大国关系的一个典型体现。

其次，澳美关系是亚太地区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它们之间关系的调整会影响到整个亚太地缘政治的变动。冷战结束后，澳美关系呈现不断巩固和强化的趋势，成为影响西南太平洋地区乃至整个亚太地区发展和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在美国着眼于21世纪的全球战略调整中，澳大利亚是其在太平洋地区的主要战略支点之一。澳美关系究竟怎样发展，值得关注。同时，伴随着澳大利亚力量的上升以及中澳关系的日益密切，了解、研究其外交政策也具有现实意义。

再次，研究大国外交政策的文献卷帙浩繁，但研究冷战后中等强国和超级大国不对称的同盟关系的文献却相对稀少。选取冷战后澳对美政策的演变这一典型

¹澳大利亚国土面积有7,686,850平方公里。

参考自CIA各国国情报告，<http://www.odci.gov/cia/publications/factbook/print/as.html>，国土面积排在世界前6位的国家有：俄罗斯、加拿大、中国、美国、巴西和澳大利亚。

²张天.澳洲史[M].北京市：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1.

个案进行研究，有助于我们理清澳大利亚对美政策的演变路线，认清其变化的特点，了解影响澳大利亚外交政策制定的因素；有助于我们理解冷战后国际关系的复杂性，使我们既认识到国家关系中历史传统、意识形态、政党轮换和地缘政治等因素所起的重要作用，同时也看到任何国家都是将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放在首要地位的本质；有助于我们分析今后澳大利亚和美国两国关系的发展趋势，从中探索出规律性的东西来帮助我们思考其它的历史问题与现实问题。可以说，研究澳大利亚对美政策具有学术和现实的双重意义。

（二）国内外研究概况

关于冷战后澳对美关系的研究，国内外学者已经取得了不少成果，但是把冷战后澳大利亚对美政策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全面系统研究的却相对薄弱。就笔者目前收集到的文献来看，学者对冷战后澳大利亚对美政策的研究只是散见在一些相关的著作和论文中。根据研究角度和目标的不同，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1. 有关冷战后澳大利亚对美政策及澳美关系的研究

国内学者方面：汪诗明主编的《20 世纪澳大利亚外交史》¹对整个 20 世纪澳大利亚外交作了宏观概述，对澳大利亚的外交政策目标，影响外交决策的因素，外交机构建置的沿革都作了比较详细的介绍，让读者能够更加清晰地了解 20 世纪澳大利亚外交的发展情况。尤其是作者在书中运用大量的国际关系理论让人耳目一新，但是由于篇幅所限以及时间段受限，有关澳大利亚对美国的政策论述无法做到细致和深入。张秋生主编的《澳大利亚与亚洲关系史(1940 — 1995)》²、殷汝祥主编的《澳大利亚研究文集》³及刘樊德的《澳大利亚东亚政策的演变》⁴等论著有专节涉及了冷战后某一时期澳大利亚与美国之间的关系，但都未作为主要内容进行深入探讨。

¹汪诗明. 20 世纪澳大利亚外交史[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²张秋生. 澳大利亚与亚洲关系史[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

³殷汝祥. 澳大利亚研究文集[C].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0.

⁴刘樊德. 澳大利亚东亚政策的演变[M].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4.

胡宁的《澳美关系与亚太地区安全》¹一文,粗略梳理了澳美联盟关系的历史发展,指出与美国结盟是澳大利亚对美政策的基础,也是其对外战略的支柱。澳美关系是不对称的主导与依附的关系,澳大利亚非常重视澳美联盟。冷战结束以来,尤其是“9·11”事件之后,美澳联盟关系的进一步深化令许多亚太国家对澳大利亚的亚洲政策不安有加,使澳大利亚和亚太国家之间难以建立真正的互信关系。李辉在《“9·11”事件后的澳美关系》²一文中,着重探讨了“9·11”事件后澳美关系的发展。他指出,“9·11”事件发生后,澳大利亚政府在伊拉克等重大国际问题上始终坚定地支持美国,在“反恐”大旗下,澳美关系从“最好的朋友”发展到“志愿同盟”,逐步从军事同盟向政治、战略、经济等广泛领域全方位合作方向发展。并分别从美国和澳大利亚的角度分析了澳美加强合作的原因。张秋生、周慧在《试评澳大利亚霍华德政府的均衡外交政策》³一文中,论述了世纪之交霍华德政府对外政策的调整,即在重视澳美关系的同时也不忽视与东亚地区关系的全面发展。同时还评述了均衡外交政策的基本内容、发展演变的特点和原因及所面临的问题。丁念亮的论文《浅析澳大利亚在中美之间的平衡战略(1972-2005)》⁴间接地涉及到一些冷战后澳大利亚的对美政策。作者认为美国因素主导着澳大利亚的对外政策,随着中澳两国在经贸、科技、教育、文化、乃至战略方面的交流合作越来越多,美国因素在澳大利亚对华政策中的分量将逐渐减轻。

国外学者方面:澳大利亚学者克里斯托弗·哈伯德(Christopher Hubbard)在《澳大利亚和美国的军事合作:为了共同的敌人而战》⁵一书中对澳大利亚与美国的军事关系进行了深层次分析,间接涉及到澳大利亚的对美政策。他认为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澳美同盟关系的内容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中也不乏分歧。澳大利亚学者加雷思·埃文斯(Gareth Evans)和布鲁斯·格兰特(Bruce Grant)

¹胡宁.澳美关系与亚太地区安全[J].当代亚太,2004,(1).

²李辉.“9·11”事件后的澳美关系[J].国际资料信息,2004,(12).

³张秋生,周慧.试评澳大利亚霍华德政府的均衡外交政策[J].当代亚太,2007,(4).

⁴丁念亮.浅析澳大利亚在中美之间的平衡策略 1972-2005[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06.

⁵Christopher Hubbard: *Australian and US Military Cooperation: Fighting Common Enemies*, Ashgate Publishing, Ltd. 2005.

合著的《20世纪90年代澳大利亚对外关系》¹，对20世纪90年代澳大利亚的对外关系做了较为全面的分析，也涉及到澳大利亚的对美政策，但21世纪澳美关系却无涉及到。斯图尔特·弗斯（Stewart Firth）的《国际政治中的澳大利亚：澳大利亚政策绪论》²也是如此，可能是受时间和篇幅的限制，未能对冷战结束后澳大利亚的对美政策进行更深入的分析。此外，国外有关澳美关系的学术文章，不时出现在《澳大利亚国际事务研究》（Austral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澳大利亚政治历史研究》（Australian Journal of Politics and History）等专门期刊上。澳大利亚的政府文件如外交白皮书³及美国国会研究处报告⁴也涉及到冷战后某一时期的澳大利亚对美政策。

2. 有关冷战后澳大利亚对美政策原因的研究

国内学者方面：刘新华、秦仪的《略论澳大利亚的地缘战略地位和美澳军事同盟关系》⁵一文认为，冷战后，鉴于澳大利亚地缘战略地位的重要性，以及美国的霸权战略和澳大利亚增强自身影响的愿望，美澳军事同盟关系得到了加强。并分析了澳美双方加强军事同盟关系对美国的亚太战略、对澳大利亚的安全战略以及对亚太地区的安全格局的重大影响。汪诗明在《澳大利亚参与伊拉克战争原因探析》⁶一文中着重探讨了澳大利亚支持美国的伊拉克政策并参与伊拉克战争的原因。作者认为，“澳大利亚参加美国对伊拉克战争，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澳大利亚卷入有涉美国利益的历次战争或冲突一样，是澳美同盟关系平稳发展的体现。对澳大利亚来说，它是一场履行同盟义务和着眼于国家未来安全的保险战争；是一场密切澳美同盟关系借以实现其经济利益以及提升其在地区乃至国际性事务中的地位

¹Gareth Evans and Bruce Grant, eds: *Australia's Foreign relations in the World of the 1990s*, Melbourne University Press, 1991.

²Stewart Firth: *Australia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An Introduction to Australian Foreign Policy*, Allen & Unwin, Sydney, Australia, 1999.

³ *Australia's Foreign and Trade Policy White Paper 1997*, Canberra: DFAT, Australia, 1997.

The Defence White Paper - Defence 2000, Canberra: DPS, Australia, 2000.

Advancing the National Interest, Australia's Foreign and Trade Policy White Paper, Commonwealth of Australia, 2003.

⁴ *Australia: Background and U.S. Relations*, CRS Report for Congress, 2008.

The U.S.—Australia Treaty on Defense Trade Cooperation, CRS Report for Congress, 2007.

⁵刘新华,秦仪.略论澳大利亚的地缘战略地位和美澳军事同盟关系[J].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3,(3).

⁶汪诗明.澳大利亚参与伊拉克战争原因探析[J].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2003,40(3).

与影响的战争;在更广泛的意义上,澳大利亚参战体现了西方世界对外战略的基本价值观念。”

国外学者方面: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太平洋和亚洲研究学院国防研究中心主任保罗·迪柏(Paul Dibb)教授的一篇文章《澳大利亚与美国的联盟》¹比较客观地阐述了澳美联盟关系。作者深度剖析了“9·11”事件以来澳美加强联盟关系的原因,并探讨了当代的澳美联盟对澳大利亚国防利益的益处和代价及其对澳对亚洲政策的影响。澳大利亚学者琳达·韦斯(Linda Weiss)、约翰·马修斯(John Mathews)等所著的《国家不安全:霍华德政府背叛了澳大利亚》²是研究霍华德政府时期澳美关系的一部著作。该书分析了霍华德时期澳美同盟关系的加强对澳大利亚的国家安全、未来的经济繁荣和文化价值的不利影响,并探讨了原因,但书中的部分观点有失偏颇。澳大利亚学者安·凯普林(Ann Capling)所著的《一直跟随美国:澳大利亚、美国和自由贸易》³一书主要探讨了澳美间的经济关系,分析了“澳美自由贸易协定”签订的背景及协定的签订对澳大利亚经济的影响。澳大利亚学者玛丽安·凯尔顿(Maryanne Kelton)等的著作《不仅仅是盟友?当代澳美关系》⁴论述了霍华德政府加强澳美同盟关系的具体内容,并考察了澳美关系加强的原因。作者认为,通过深化与美国在外交、贸易和防务政策的同盟关系,联盟党政府将安全和经济战略性地联系在一起。澳大利亚学者卡尔·温格尔(Carl Ungerer)著的《反恐时期的澳大利亚外交政策》⁵是研究“9·11”事件后澳大利亚对外关系的一部重要著作。这本书是一部关于澳大利亚对外政策的论文集。书中涵盖了澳大利亚外交政策中的安全、贸易、发展援助、多边机构和双边关系的发展。其中有一篇论文简单述及了这一时期的澳美关系,分析了澳美加强军事合作的原因。

3.有关冷战后澳美同盟政策特点的研究

¹Paul Dibb: *Australia's Alliance with America*, MELBOURNE ASIA POLICY PAPERS, Vol 1 NO 1, March 2003, University of Melbourne.

²Linda Weiss, Elizabeth Thurbon, John Mathews: *National Insecurity: The Howard Government's Betrayal of Australia*, Allen & Unwin publishing, 2008.

³Ann Capling: *All the Way with the USA: Australia, the US and Free Trade*, UNSW Press, 2005.

⁴Maryanne Kelton: *More than an ally? :contemporary Australia-US relations*, Ashgate Publishing, Ltd. 2008.

⁵Carl Ungerer: *Australian Foreign Policy in the Age of Terror*, Sydney: 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 Press, 2008.

王帆在《试论澳新美同盟的历史演变》¹一文中,探讨了冷战后澳美联盟政策的特点。作者认为,20世纪90年代,澳美同盟在合作方面呈现出以下特点:一、同盟的地区因素增加,强调地区威胁和地区冲突的复杂性,力图在新的地区安全机制中发挥主导作用。二、同盟体系与多边安全合作并行。三、技术合作得到加强。四、横向联合增长,美日澳三边联合势头上升。此外,潘德锋的论文《美澳同盟及其对中国的影响》²从同盟合作机制的角度,总结了冷战后美澳同盟合作的特点。他指出,冷战后美澳同盟在安全合作方面特别是在军事合作方面并没有减弱的趋势,实际上澳大利亚历来都是美国忠实的盟友,但是在新时期美澳安全合作的性质也在逐渐发生变化。为了和缓亚太地区日益突出的厌美情绪,美国采取了不必事事都当“领头羊”的策略,在一些次要的安全问题上“让贤”于盟友。但在重大安全问题上,美国依然要维护“美主澳从”的防务合作关系。而从整体上对冷战后澳大利亚对美政策的特点进行探讨的却很少。

4.有关冷战后澳美关系对国际局势影响的研究

唐小松、宾科的《陆克文“中等强国外交”评析》³一文,论述了陆克文政府采取一系列“以先动谋主动”的外交行动,力图通过“首创精神”来实现“富有创造力中等强国外交”。作者认为,美澳同盟关系限制了澳大利亚外交的独立性,澳外交政策中“通过同盟政治保障安全”和“通过地区参与获取影响”两大变量竞争的内在矛盾、亚太权力竞争的现实、再加上澳实力有限,使得陆克文“中等强国外交”面临困境。

卢立军的论文《二战后澳美关系的演进及其对亚太局势的影响》⁴梳理了从二战后到陆克文时期澳美关系的历史发展,指出澳美之间形成的是以美国为中心的澳美依附同盟关系,澳美关系是澳大利亚对外政策的核心,美国的外交政策就是澳大利亚外交政策的指挥棒。该文的创新点在于将澳美关系的不对称性作为分析亚太地区局势的自变量,将日美、中美、中日关系作为因变量,主要从安全和国际格

¹王帆.试论澳新美同盟的历史演变[J].国际论坛,2005,(2).

²潘德锋.美澳同盟及其对中国的影响[D].广州:暨南大学,2006年.

³唐小松,宾科.陆克文“中等强国外交”评析[J].现代国际关系,2008,(10).

⁴卢立军.二战后澳美关系的演进及其对亚太局势的影响[D].济南:山东大学,2009年.

局两个方面分析了澳美关系对亚太地区局势的影响。文章认为，澳美同盟处于美国亚太安全战略的外围，澳美关系不是影响亚太局势的主要因素。澳美关系对亚太局势的影响类似于一种“蝴蝶效应”，是一种相对间接的影响。但是在亚太局势处于平衡状态的前提下，澳美关系的变化又成为影响亚太局势的一个重要变量。

纵览国内外与本课题相关的研究状况，虽已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取得了不少优秀的成果，为研究者进一步深入研究冷战后澳大利亚对美国的政策做了重要的奠基工作，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和有利的条件，但仍存在以下的不足。从上述研究概况来看，研究者对这一课题的研究是零散的、不系统的，多是仅就美澳关系发展的某个特定时期或某个问题进行研究：其中一部分从同盟关系的角度进行研究；一部分是侧重于冷战后某一阶段或某一政府时期澳美关系的研究；还有一部分是对澳美同盟关系的演变进行历史性叙述；在历史阶段上，对霍华德政府时期的澳美关系的研究相对较多；在澳美关系的研究上，有的从澳大利亚的角度出发进行研究，有的从美国的视角出发进行研究，对两国政策互动方面的分析较少。

（三）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

本文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基本的指导理论，主要采用了历史分析法、比较分析法、归纳法、个案研究等研究方法进行分析论述。

1. 历史分析法：通过再现错综复杂的历史事件，发现事件的因果关系与发展规律，以便作为理解现在和预测未来的基础。

2. 比较分析法：在研究中，通过对澳大利亚政府在不同历史阶段对美政策的发展变化进行比较分析。

3. 归纳法：通过对冷战后不同历史阶段澳大利亚对美政策演变过程的分析，推理分析冷战后澳对美政策的特点及实质。

本文的创新之处：以澳大利亚为主体，选取冷战后国际关系波澜壮阔的巨变这一时间段，把宏观的理论概括与微观的具体阐述结合起来，将澳大利亚对美关系问题置于整个冷战后国际局势大变动的宏观背景下去分析并解读、系统探讨冷

战后澳大利亚对美政策的发展历程，进而分析冷战后澳大利亚对美政策的特点和实质，力图通过这一个案揭示冷战后国家关系的特点。

虽然本文试图对冷战后澳大利亚对美关系的调整及其实质和特点进行系统性的研究，但是由于个人能力和理论水平有限，以及外文资料的匮乏，在具体的行文过程中难免会有论述不充分，观点有所欠缺之处，还望各位专家、学者能及时给予批评、指正。

一、冷战结束前澳大利亚对美政策回顾

为了更详细地把握冷战后澳大利亚对美政策的演变,有必要简单回顾一下 20 世纪 90 年代前澳大利亚的对美政策。

(一)“弃英投美”

从某种意义上说,二战前的澳大利亚是完全依附英国的。二战改变了澳英之间的这种关系。二战中,由于英国在远东的军事力量迅速为日本军队所击溃,澳大利亚也因此失去了受英国保护的可能性。在安全无法保障的情况下,澳工党政府决定采取“疏英亲美”政策,与美国合作以保卫澳本土安全。战争期间,澳大利亚主动充当美国太平洋军队的后方基地,并与美国联合抗击日军。

澳美双边关系在 20 世纪初就已启动,以 1908 年美国舰队的访澳为标志。1918 年 10 月,澳大利亚在纽约设立了由总理部控制的商务专员。这是澳大利亚在英帝国外设立的第一个准外交代表。从此,澳美两国间开始有了低级别的外交渠道。但直到二战前,澳大利亚外交的重心在英帝国,对美关系还不是重点。因为当时英国号称“日不落”帝国,拥有强大的军事实力和国际影响力。澳认为有了英国的保护,自身安全就可以高枕无忧。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历届的澳大利亚政府都认为“澳大利亚的防御不能与英国的安全分割开来,而且澳大利亚的军事或战略计划必须成为英国和整个英联邦的军事准备的一部分。”¹

1938 年末至 1939 年初,随着世界危机的不断加剧,澳大利亚开始考虑在海外建立全权外交使团,与英联邦以外的国家建立直接外交关系。1940 年澳美建交,这是澳联邦成立后澳大利亚外交和防务政策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里程碑。体现在涉及澳美双边关系及其利益问题上,澳大利亚可以直接与美国展开磋商,毋需看英国的脸色行事。从现实的角度来看,在遭遇外来势力威胁时,澳大利亚寻求美国的保护则

¹戈登·格林伍德.澳大利亚政治社会史[M].北京编译社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0:472.

变得更有可能。¹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澳大利亚对外关系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也是其对美政策演变进程中的一件大事。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澳大利亚外交政策上的重要性在于改变了其对英国的态度”²。二战爆发初期，澳大利亚把自身的安全寄托在英帝国的防御体系上，还将军队的指挥权交给了英国，并派军队参加欧战。但欧战初期战争的不利局面使英国实在没有多余的力量来保卫澳大利亚的安全，日本的进攻又威胁着澳大利亚的生存，在这种危急的情况下，澳大利亚把目光投向了美国。工党总理柯廷在1942年的新年贺词中表示：“我毫无保留地指出：澳大利亚指望着美国，但这对我们与联合王国的传统血脉联系丝毫没有损害……我们知道，澳大利亚可能垮掉，而英国仍然能够坚持下来，因此，我们决心不让澳大利亚垮掉，必须尽一切努力来拟定一个以美国为关键的计划，它将增强我们的信心，使澳大利亚能够坚持下去，直到战争形势转向对敌人不利的时候。”³。柯廷政府还从中东战场调回澳军，以增强保卫澳大利亚本土的军力，同时亦是作为同美国结盟的资本。

柯廷政府的态度立即得到美国的响应。珍珠港事件后，美国处于被动，丢失了作为军事基地的菲律宾群岛。面对日军的强大攻势，美国充分认识到澳大利亚的重要战略意义，与澳结盟不仅在兵力和物资上能得到援助，更重要的是可以获取一块更大、更坚固的基地。两国很快达成了共识。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澳大利亚外交的一个分水岭，促使其调整对外政策。“二次大战使澳大利亚充分认识到依附于英国和孤立于世界之外的不现实性和危险性”⁴，“日本的侵略，与美国的结盟使澳大利亚挣脱了与母国的传统纽带，并开始正视其太平洋地区地理位置的重要性。”⁵战时同盟合作也是澳美关系发展进程中的

¹汪诗明,王艳芬.论二战期间澳美军事同盟关系的建立[J].安徽史学,2005,(2):7.

²Gareth Evans and Bruce Grant, eds: *Australia's Foreign relations in the World of the 1990s*, Melbourne University Press, 1991, P21.

³Gareth Evans and Bruce Grant, eds: *Australia's Foreign relations in the World of the 1990s*, P22.

⁴张秋生.澳大利亚与亚洲关系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73.

⁵吴祯福主编;倪卫红,沈江帆编著.澳大利亚历史 1788-1942 [M].北京市:北京出版社,1992:302-303.

转折性事件。澳美军队协同作战,不仅遏制了日军的侵略气焰,建立了相互信任与合作的基础,而且彼此都产生了对对方的依赖需要,特别是澳大利亚一方,这为战后澳新美同盟的缔结奠定了基础。

（二）美国中心主义时期

“二战后,澳大利亚把加强与美国的同盟关系作为其外交和防务政策的基石,美国代替英国成为澳大利亚的保护者”。¹在东西方紧张对峙、冷战的背景下,澳大利亚采取敌视共产主义的政策,忠实追随美国,积极参与了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与美国保持着政治战略的一致和外交政策上的协调,在西方总体抗苏战略中承担南太平洋上的支援基地的义务。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后,澳大利亚积极支持美国,成为继美国之后首个响应联合国号召向朝鲜派兵的国家。²7月6日,孟席斯总理号召澳大利亚人民参加陆军、海军和空军到朝鲜服役。他说:“尽管我们有一切弱点,但是我们是一个基督教国家,相信人类的兄弟情谊,期望和邻居和平相处,如果他没有我们那么幸福,我们不惜做出额外的努力去帮助他。”³

澳大利亚在朝鲜战争中的表现赢得了美国的好感。1951年9月1日,澳大利亚、美国和新西兰签订了《澳新美安全条约》⁴,结成了战略利益一致的军事同盟。由是,澳大利亚终于获得了关于美国保障其安全的一纸条约。该条约的签订,标志着澳美同盟关系有了法律保证。此后,与美同盟关系一直为澳大利亚历届政府所延续,对美关系成为澳大利亚对外关系的核心,寻求澳美关系的协调发展成为澳大利亚外交的首要目标。1951年澳新美条约是澳大利亚多年寻求建立地区安全机制努力的结果,但在澳新美条约的实际运行中,澳大利亚在防务和外交方面大

¹汪诗明.20世纪澳大利亚外交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2.

²Lachlan Strahan: *Australia's China-Changing Perceptions From the 1930s to the 1990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128.

³(澳)曼宁·克拉克.澳大利亚简史[M].中山大学《澳大利亚简史》翻译组译.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73:426-427.

⁴《澳新美安全条约》,简称《澳新美条约》。由澳大利亚、新西兰、美国于1951年9月1日在美国旧金山缔结,1952年4月29日生效,条约未规定有效期限。

大加强了对美国的依附，在制定外交和防务政策时，要考虑美国的立场和要求，追随美国在全球实施其冷战遏制战略，这使澳大利亚被绑在美国的战车上，卷入一场又一场与己并无直接关系的战争和冲突。

为配合美国的亚太军事战略，1954年9月，美、英、法、澳、新、泰、菲、巴签定了《东南亚集体防御条约》，组建了东南亚军事联盟组织。东南亚条约保证了澳大利亚把“前沿防线筑到了马来亚以北的地区”，“填补了从新加坡到马尼拉防务的空白”，是对澳新美条约的补充。为顺应美国的战略需求，1955年，澳大利亚派兵去马来西亚镇压暴动。越南战争爆发后，澳大利亚更是在政治上和军事上不遗余力地支持美国。1962年，澳大利亚政府应美国政府要求，向南越派遣30人的军事顾问团。随着南越军事情势的日益恶化，澳大利亚作出了更积极的回应，澳总理孟席斯向美国总统约翰逊表示，“不论形势如何发展，澳大利亚都将忠贞不渝地与你们的伟大国家在一起”。1964年5月13日，外长哈斯勒克在下院宣布，澳大利亚将“尽最大努力介入越南事务”。6月8日，澳大利亚国防部长、参议员沙尼·帕特里奇宣布，澳大利亚将派遣30名指挥官和6架“驯鹿”式运输机赴越。¹从1965年澳大利亚同意派出军队直接参与战斗，到1967年10月止，澳向越南总共派出了8000人的军队。除军事介入外，澳大利亚还支持了美国所有的军事行动计划，比如空袭越南北方、扩大空中打击等。²此外，澳大利亚还自愿免费为美国提供建立情报搜集和通信设施的基地。战争中澳大利亚共有494人阵亡，2398人受伤，战争开支也达到4.65亿美元。

澳大利亚还充分发挥在地理位置上的优势，成为美国在西南太平洋地区重要的通信中心和军事侦察基地。1963年5月9日，霍尔特政府同美国政府签订了关于在澳大利亚西北岬(North West Cape)建立“无线电通讯中心”的条约。1966—1968年美国还在澳大利亚建立了“联合防务太空研究基地”(Joint Defence Space Research Facility)。到1967年，澳大利亚成为美国在其本土以外最大的导弹与航天技术研究中心和美国海军主要通讯、指挥、控制系统及战略核武器情报的收集和监视系统

¹Glen St J Barclay, *Friends in High Places: Australian-American Diplomatic Relations since 1945*,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P140-142.

²张建新. 澳大利亚出兵越南: 原因、后果和教训[J]. 世界历史, 1999, (1): 41.

中心。

（三）相对独立主义时期

冷战后期,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和世界经济重心的相对东移,特别是美国“尼克松主义”出台后,澳大利亚意识到追随美国的不现实性,开始重新审视与美国的关系,对美政策渐趋理性,不再一味地追随美国;转换安全思维,改变之前的安全路线,开始关注本土防御和与东南亚其他一些国家保持双边或者多边合作;重新界定“国家利益”,并在此基础上制定本国的国防政策,以维护并促进国家利益之实现。同时,澳大利亚开始从临近东南亚的地缘特点和国家利益出发,开始了面向亚洲的经济政治政策,逐渐放弃了依赖大国的防务和前沿防御原则,将对外政策的重心逐步从东太平洋转向西太平洋。以1972年惠特拉姆上台为标志,澳大利亚对外政策进入到“相对独立主义”时期。

1969年7月25日,美国总统尼克松在关岛发表著名的“尼克松主义”,主要内容是美国的亚洲盟友(包括澳大利亚)应该为他们自身的安全和防御承担首要责任。就实质而言,它是收缩美国海外态势、但又不收缩过度的政策。¹同时,以东亚国家为代表的亚洲经济的加速发展,一个现代化、充满朝气的、具有美好未来的亚洲无论是对亚洲还是对全世界、都是一个全新的形象。²

1972年工党领袖惠特拉姆上台执政后,调整以冷战思维为指导的地缘政治观,确立了“澳洲至少在10年内不会面临严重威胁的观点”³,遵循相对独立的外交方针,着手制定新的对美政策。惠特拉姆在发表就职演说时说:“政府的更迭向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重新评价我们的对外政策的范围和态度的机会……我们的设想是一个在国际事务中采取更加独立的立场的澳大利亚,一个较少武力色彩定位的澳

¹时殷弘.尼克松主义[M].武汉市:武汉大学出版社,1984:34.

²(德)弗劳利安·康马斯,(荷)尤迪特·施塔波丝.新亚洲 亚洲挑战世界[M].陈宝,周一玲译.北京市: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18.

³Meaney, Neville. *Australia and the world : A documentary history from the 1870s to the 1970s*[M]. Melbourne: Longman Cheshire,1985:20.

大利亚，它不会公开地支持种族歧视。”¹惠特拉姆政府强调本国的特殊利益，重新考虑自身的国防战略，在与美国保持密切合作的同时也拉开了一定的距离。惠特拉姆的外交政策打破了延续近 20 年的保守主义政党所推崇的一味追随美国的外交政策，使战后澳大利亚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有了很大的发展。特别是与中国建交，打破了二战后澳大利亚人头脑中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敌对的僵化的意识形态思维。“工党政府不仅摒弃了对外政策中的意识形态因素和冷战逻辑，而且在国防上积极自力更生，使其外交和国防政策摆脱了单纯依附美国的状态，走上了相对独立的、成熟的发展阶段。”²

1975—1982 年自由党领袖弗雷泽领导的联合政府时期，继续沿用惠特拉姆政府的外交政策，保持和发展与亚洲国家的友好关系。弗雷泽政府从越南、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撤军，进而导致《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被迫于 1977 年终止，结束了将东南亚作为澳大利亚前沿防御阵地的历史，并开始推行积极的以区域和平为中心的亚太合作战略。弗雷泽是一个民族主义者，在许多问题上与美国存在分歧。比如，澳大利亚和美国在多边关税谈判以及华盛顿要求另一艘航空母舰经过太平洋等问题上就有不同意见。澳国防政策进入了新闻界称之为“十年的徘徊期”。在此期间，澳政府开始注意本土防卫、特别是北方防务问题，修建了达尔文、卡尔内斯海军基地，扩建了德尔比军用机场。但在苏联南下金兰湾的形势下，澳大利亚认为仍应配合美国实行“前沿防御”。这种局面一直维持到 1983 年工党再度上台。

1983 年工党领袖罗伯特·霍克上台后，把“在动荡不安的世界中维护本国安全与利益和为谋求良好世界秩序而继续发挥‘中等国家’的独立作用”作为澳外交政策的两大目标。他将加强澳美同盟视为澳大利亚外交政策的“基石”。澳新美条约因新西兰禁止美核舰只入港受到损害后，澳大利亚允许美国继续使用在澳的军事基地，并表示南太平洋无核区不限制美国核舰艇进入其港口，支持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1985-1989 年，霍克 5 次访问美国。1989 年 4 月，美国副总统奎

¹Evans Gareth and Bruce Grant, eds: *Australia's Foreign relations in the World of the 1990s*, Melbourne University Press, 1991: 26.

²张建新.澳大利亚独立外交的形成[J].湛江师范学院学报,1999,(03):44.

尔访问澳大利亚。自 1985 年以后，澳美保持着两国国防和外交部长的年度磋商制度。

霍克时期的澳美关系虽然很密切，但澳大利亚对美国还是表现出了相当大的独立性。霍克政府比历届政府更多地强调澳美两国关系的平等和独立。霍克总理认为，澳美战略利益并非总是一致，澳大利亚无需对美国外交政策的每一行动都“自动”表示同意和支持。在防务思想和作用方面，强调自助和自卫，尤其在区域性冲突中，要靠“自己的力量保卫自己。”澳大利亚还反对把澳新美条约的适用范围扩大到印度洋，称自己在该地区的行动将“独立于美国人”。¹海登外长曾表示，澳美关系应是“两个主权国家”之间的平等关系，两国结盟不应“贬低澳在对外和防务政策方面作出决定的权利”，也不应妨碍对问题有自己的“判断和看法”。1983 年霍克总理出访东盟五国和印尼等国时表示澳大利亚要把同“亚太地区邻国和同美、日的关系置于优先地位”，外交政策中心要以“本地区为重点”。²在国内反核力量的压力下，澳撤回对美国 MX 导弹试验的合作，并宣布不参加美国“星球大战”的研究计划，批评美国干涉中美洲事务和美国退出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等。霍克时期澳美在贸易上的矛盾有时也很尖锐。一是澳在对美贸易上存在较大的逆差；二是澳美两国都是农牧产品的主要出口国，竞争激烈，美国对出口的农产品实行补贴，使澳在争夺世界市场的竞争中处于劣势。

1987 年 3 月，霍克政府发表了《澳大利亚国防白皮书》，与以往前沿防御政策不同的是强调本土防御，因此又称为大陆防御政策或澳大利亚堡垒政策。所谓自主防御是在非大战的情况下，主要依靠澳本身的力量进行防御，但仍望得到盟国尤其是美国除地面部队以外的其他支援，实际上是在与美盟约框架内的防御。该白皮书体现了澳大利亚将来会奉行一种更加独立自主的防务政策，包括防务战略、远距离海空打击能力建设、在更大区域内展开机动行动的能力，与美国开展通信、情报合作的能力等。同时宣布，澳大利亚将以自己的防卫利益为出发点来履行盟国的义务。该报告的发表被工党视为澳大利亚百年对外关系史上的一个分水岭。

¹郑寅达,费佩君.澳大利亚史[M].上海市: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268.

²郑寅达,费佩君.澳大利亚史[M]:269.

因为，从此澳大利亚有了自己独立的战略防御计划，这就极大地增强了澳在外交上的自由度、独立性。

二、冷战后澳大利亚对美政策的调整

（一）基廷政府（1991～1996）的对美政策

1991年12月19日，基廷(P.Keating)出任澳大利亚总理。新的国际局势促使基廷政府对国家命运和战略的新思考。“我很清楚90年代的世界正处于一种权力真空状态。在我记忆中还没有哪个时期世界能具有这样的可塑性。新的国际环境正在出现，并使澳大利亚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如何在一个更加复杂的世界中维护我们国家的安全？如何保证我们在获得经济全球化利益的同时不被经济大国挤出世界市场？如何确保澳大利亚能够参与到制定新的国际格局中来，并且能够从中获益？”¹这一时期，基于地缘政治、经济和贸易利益的需要，基廷对澳大利亚的外交战略和基本政策也作了较大的调整，积极奉行以‘面向亚洲’为重点的外交政策，将澳大利亚的政策从以美国为中心转变为多中心的外交政策；从以美国为中心的外交政策转变为一种以地区为中心的政策。

1. 风云变幻的国际环境

基廷时期是国际格局大变动、大调整时期。20世纪90年代，世界政治舞台上接连发生了东欧剧变、苏联解体、海湾战争等一系列划时代的重大历史事件。随着冷战的结束，两极格局不复存在，美苏两大强权以往对全球性事务支配性的角色不再，传统民主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对抗亦趋于式微；以往全球政经霸权主导的全球权力结构，已逐渐由经济力量为主导之国际经济结构体系所取代，也就是由区域性次霸权所取代；美国等强权在区域扮演的角色，从吓阻者及保护者的角色，转变到区域平衡者的角色。世界各国战略力量对比发生巨大变化，各大国之间关系不断地调整，重新定位和磨合。冷战时期被两极争霸掩盖的各种矛盾凸现，世界进入一个震荡、分化、改组的新时期，总体上朝着政治格局一超多强、

¹（澳）保罗·基廷.牵手亚太：我的总理生涯[M].郎平,钱清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24.

经济全球化、区域化、安全威胁多元化的方向发展。

1990年8月,澳大利亚在美国的要求下参加海湾战争,这是一场新形势下的高科技战争。澳派出两艘导弹护卫舰和一艘支援舰参与对伊军事封锁和作战。澳军事人员和情报人员参与多国部队的作战规划。澳大利亚参与海湾战争具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方面继续履行它与美国双边同盟的义务,这是冷战结束后澳美之间的第一次境外军事合作;另一方面表明澳大利亚是多边的或联合国倡议的国际行动的积极参与者,参与海湾战争符合这一时期利用全方位外交来提升澳大利亚国际地位的宗旨。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由于美苏两大强权相继自亚太地区撤军,形成此区域的权力真空。超级大国争霸世界的格局不复存在,这无形中降低了美国在全球战略中的地位。与此同时,各国民族自主意识以及反霸意识的增强,使得美国不再像冷战时期那样,成为一些国家竞相结盟的对象。1991年,菲律宾政府决定关闭美军在菲的苏比克湾海军基地,导致美军在亚太地区的收缩。¹冷战期间美国主导了亚太地区的安全战略,在冷战末期,随着美苏关系改善,美国开始调整对亚太地区的战略布局。由于美国国内的经济、社会情况恶化,冷战结束后,新孤立主义抬头,认为在后冷战时期,美国应大规模裁减军备,撤退在海外的驻军,将解决国际争端的重大责任交给联合国。美国在1991年至1992年间撤离并关闭亚太地区在菲律宾的克拉克空军基地以及苏比克湾的海军基地,但美国仍在亚太地区维持10万军力²,以维持亚太地区的稳定。美国在该地区实行战略收缩,使得亚太地区出现了超级大国、地区强国和次地区强国并存、地区战略格局新旧转换、力量对比分化组合的复杂局面。

亚太地区的崛起。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亚太地区的国际格局开始步入政治多元化的新时期。广大中、小国家独立自强的能力有了明显的进步和提高,它们积极参与本地区事务,在国际舞台上发挥自身特有的作用,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政

¹汪诗明.20世纪澳大利亚外交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195.

²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The United States Security Strategy for East Asia-Pacific Region*, <http://www.defenselink.mil/pubs/easr98/>

治力量。最显著的是中国的崛起。亚太地区已成为世界的生产重心。80年代以来,亚太地区经济充满活力,保持高速发展,其平均增长率达7%左右,居世界之冠。

2. 与美关系重要但不是首要

两极格局的解体导致国际政治某些层面出现“权力真空”,这为中小国家提高其国际地位与影响提供了机会。冷战结束,使澳大利亚在亚太地区的战略环境得以改善,减少了对美国的安全依赖。这一时期,基廷政府奉行中等强国外交,不愿再充当亚太事务的局外人或美国的小伙计,而是希望独立地积极参与亚太事务,把外交重心放在亚洲,以求争得在这一地区的一席之地。澳大利亚认为与美国的军事同盟虽仍具重要性,但已不是澳大利亚安全与防务政策的首要考虑。

90年代初上台执政的基廷将对亚洲外交放到了首要位置上。就任伊始,基廷总理就明确提出了确立澳大利亚在世界中的地位的信念和原则,“首先,澳大利亚国内经济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所做的一切,以及我们如何处理对外关系。其次,我们的未来主要在于亚洲。第三,时代赋予澳大利亚前所未有的机遇和使命,我们应该在世界和周边地区充分发挥自己应有的影响力。”¹基廷政府致力于“融入亚洲”的实践,并宣布:21世纪是亚太的世纪,澳的前途在亚洲。²强调这是基于地缘政治和战略利益、经济和贸易利益的需要。外交方面,1992年2月,基廷一反澳大利亚总理对外访问首访英美的惯例,把上台后访问的第一站选在印尼,并与印尼总统苏哈托会谈。同年,基廷总理提出:“要比过去更加明确地确定自己的位置,把自己看作亚太地区……东亚的一部分。”³基廷于1993年宣布今后澳大利亚将全面面向亚洲。⁴面向亚洲的基本框架是以经贸关系为重点,配合经贸关系将外交重点转向亚洲,其中特别重视同日本、中国和东盟国家发展关系,发展同日本的建设性伙伴关系,高度重视和发展同中国的合作与建设性关系,加

¹ (澳) 保罗·基廷. 牵手亚太: 我的总理生涯[M]:14.

² 林辉基. 亚太地区国际关系概论[M].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1995:430.

³ 时永明. 澳大利亚在亚太地区寻求新的定位[J]. 国际问题研究, 1997, (02).

⁴ 张秋生. 二战以来澳大利亚对亚洲政策的演变[J]. 当代亚太. 1996(3):23.

强东盟在澳亚关系中的重要地位,促进地区的安全与防务合作。¹

澳大利亚调整亚洲政策的着眼点并非仅仅着眼于经济,寻找新的战略支撑点和政治伙伴也是澳大利亚对亚洲政策的重要内容。澳大利亚外长埃文斯说,“我们生活在亚太地区,如果要发展国家潜力,就必须在战略上找到立足之地并发挥作用。”基廷政府还致力于推动亚太地区经济合作,倡议召开亚太地区首脑会议。1993年2月,他提出在亚洲和太平洋经济合作集团的基础上建立一个亚太一体化市场,包括澳大利亚、新西兰、东盟、中国、台湾、香港、日本和韩国等国家和地区。通过亚太经济合作组织进一步发展本地区的经济合作,推动地区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积极推进澳与该地区各国的双边贸易。

在新的国际形势下,澳大利亚开始制定新的防务战略,宣布将防务和安全战略的重点转向亚洲,通过建立多边安全对话与合作,来建立稳固的地区安全体系。澳大利亚1994年的国防白皮书指出:“和我们的经济繁荣一样,澳大利亚未来的安全不可避免地与亚洲和太平洋的安全与繁荣联系在一起。澳大利亚对该地区的战略介入是我们致力于在该地区确定位置的要素。”²需要指出的是,澳大利亚防务政策的转变并不意味着放弃与美国的军事同盟关系,而是旨在提高本国防务政策的独立性,加强地区性安全合作,并改善与亚洲邻国的关系。

基廷政府把亚洲作为外交重心,同时也强调澳美军事同盟关系对澳大利亚来说很重要。基廷强调两国防务的重要性,希望美国继续保持在该地区的军事存在,发挥以美国为中心的“集体安全”作用,呼吁美国更多地参与亚太经济合作。“尽管我们大力发展同周边地区邻国的防务合作,但澳美军事同盟对澳大利亚来说仍然是非常重要的。的确,‘澳新美安全条约’中所规定的互相防卫义务在措辞上要比北约的规定弱很多,每个盟国只接受‘按照立法程序,防范共同危险’的义务。但是,这种条约的最终影响力并不在于它字面上的法律含义,而在于缔约方能够在某一特定时刻做出必要承诺的政治意愿。对我们来说,‘澳新美安全条约’是一

¹刘樊德.澳大利亚东亚政策的演变[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67.

²*Defending Australia—Defence White Paper 1994*, Australian Government Publishing Service, Canberra,1994, p. 3.

个极其重要的政策性条约，它会使任何一个可能出现的潜在敌人望而却步……更为重要的是，在冷战后时代我们所处理的日常安全事务中，澳新美安全同盟使我们能够得到更多的技术、情报和人员培训机会，而这些是澳大利亚自己没有能力或者无法独自承担的。信息情报大大增强了我们的防务能力。用行话来说，它是规模较小国家的一个重要的力量倍增器。……到目前为止，‘澳新美安全条约’对我们最主要的、也是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机会，能够让华盛顿听到我们的声音，尤其是这个地区的发展情况。如果想要让美国政府听到一些不和谐的声音，这也是一条很重要的渠道”。¹需要指出的是，基廷时期强调的是军事同盟前提下的独立自主(所谓独立自主，指的是不依靠其他国家的战斗力量、独自抵抗任何外来实际攻击、保卫澳大利亚的能力)，防务结构更多地集中于提高自身防卫的能力，军事同盟应该服务于澳大利亚的国家利益，而不是服务于冷战时的军事同盟，与美国的防务关系更多地放在澳大利亚国家利益的大前提下来考虑。

澳大利亚全面转向亚太，没有把对美关系放在首位，与冷战相比，澳美关系此时可以说是今不如昔。这一时期澳大利亚的对美政策有其深刻的政治、经济等多重因素。

一、对安全的考虑，在澳大利亚的外交政策中不再居于首位。冷战年代，澳大利亚一直把澳新美安全体系看作是遏制核大战从而使自己免遭侵害的保证。但冷战后初期，随着国际局势的缓和，澳大利亚对此时的安全处境比较满意。与以往的国家安全战略相比，1994年国家安全战略强调，全球安全和地区安全与澳美同盟关系同等重要。“我们不认为有什么国家想武力犯澳，我们与其它国家亦无可能导致使用武力的纠纷。”由于在短时期内，几乎不大可能发生全球性大战，因此澳大利亚的国家安全战略基于以下三个主要原则：即支持全球安全、增加地区安全、维持与美国的同盟关系。²

二、在地区安全和防务问题上，澳大利亚深知，为维护本国利益和地区稳定必

¹（澳）保罗·基廷：《牵手亚太：我的总理生涯》[M]，郎平，钱清译：41-42。

²转引自汪诗明：《20世纪澳大利亚外交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195。

须建立新的和稳固的地区安全机制。随着冷战的结束,美国施行战略收缩,减少在海外的义务,要求盟国在地区防务中承担更多的责任。美国的战略收缩与亚洲各国和地区加紧建立独自の安保体制形成了对比。澳大利亚认识到自己不仅没有享受到冷战后的和平利益,反而是一方面自己盟友的影响力日益下降,另一方面自己邻国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却都在加强。因此,澳开始把安全保障的立足点由美国转向了亚洲。澳国防部长罗伯特·雷在议会里说“正像澳通过将我们的经济与亚洲结合起来,从而加强了自身的繁荣一样,我们也要通过与亚洲更紧密的战略合作,来加强我们的安全。”¹在这种情况下,澳大利亚开始考虑通过地区多边合作以维护自身的安全利益。澳大利亚国防部的“1993 年战略评论”和“1994 年安全报告”都认为不能单纯依靠美国来保障澳大利亚的安全和地区安全。1994 年澳大利亚防务白皮书认为,随着“冷战后亚太战略格局的演变”,“该地区的战略事务将更多地由亚洲国家自己决定,将更多地取决于亚洲主要大国日本、中国和印度的政策。”²从军事合作的高度考虑,为实现亚洲的多边安全,澳大利亚在防务问题上突出了与亚洲地区各国,尤其是同日本、中国、印度和印尼的合作与对话的重要性。为此,1995 年在澳大利亚的倡议下,澳与其近邻印尼缔结了《维持安全协议》。

三、经济因素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不断提高,各国都比以往更看重经济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作用。冷战后初期,一方面,澳大利亚和西方国家一致抗苏的政治战略因目标变化而难以为继,澳美同盟继续存在的价值受到了考验;另一方面,美澳关系因农产品出口补贴等问题发生争吵而受到损害,使得澳大利亚无法在原有的战略框架内有效地维护本国利益。世界经济区域化、集团化的发展,使澳大利亚的经济比以前更加依赖其他国家或集团的贸易政策,与亚洲的经济和贸易关系对澳大利亚变得越来越重要和复杂。这种情况推动澳大利亚从其自身所处的地缘政治经济地位出发,调整亚洲政策,转移战略重心,企图通过对亚洲各国开展主动外交,营造良好的战略环境,提高国际地位,以独立自主的姿态参与亚太地

¹ (英)《简氏防务周刊》,1994 年 12 月 10 日,(Jane's Defence Review,Dec.10th,1994)。转引自陈峰君,祁建华.新地区主义与东亚合作[M]. 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7:380.

² *Defending Australia—Defence White Paper 1994*, Australian Government Publishing Service, Canberra,1994.

区政治经济新秩序的构建，从而成为在该地区拥有较大发言权的次区域强国。在此背景之下，“澳大利亚越来越意识到它在亚洲的重要地位。由于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秩序已经变化和亚洲经济的迅速发展，作为澳大利亚近邻的亚洲地区在战略上和经济上都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¹

3. 与美国分歧不断

20 世纪 90 年代初，美澳同盟与美日同盟一样，面临着多重矛盾的冲击。冷战时期，与同盟关系相左的状况虽已出现，但在对抗共同敌人——苏联的前提下，出于国家安全优先于其他的考虑，双方合作的利益掩盖了摩擦与矛盾。冷战后，面对急剧变化的亚太形势，美国关注的是继续发挥领导作用，维持冷战时期的同盟体系，同时，全力打入亚洲市场，更注重经济利益；而澳大利亚更多地强调自己的未来在亚洲，要积极主动地在这个地区发挥影响力。双方战略目标上的不一致，导致两国在双边关系和地区问题上不时发生冲突。

基廷政府承认澳美军事同盟的重要性，维持与美国的同盟关系，认可双方在许多地方有利益共同点。在国际舞台上，澳大利亚希望与美国加强合作。在 APEC 首脑会议以及亚太经济一体化进程中，澳大利亚希望美国发挥与其大国地位相称的作用，因为澳大利亚相信美国的参与及其地位的凸显可以更好地巩固澳大利亚作为一个中等发达国家在 APEC 内的地位及作用。没有美国的参与，澳大利亚似乎感到形单影只。1995 年，克林顿总统因国内政治危机而缺席在大阪召开的亚太经合组织非正式首脑会议，基廷政府对此表示遗憾。基廷政府认为，美国缺席亚太经合组织会议，本质上对会议纲领的形成以及至少在一些重要的问题上达成协议是不利的。美国在澳大利亚经济中的地位是显而易见的。在全球经济、贸易与投资方面，澳大利亚相当依赖与美国的关系。对于澳大利亚而言，美国是其重要的贸易伙伴，也是最主要的外国资金来源地。美国对澳出口增幅较快的主要商品是电器、通信产品，飞机、大型的采矿设备等——支撑着澳经济走向国际化。美国福特公司在澳子公司成为澳最大的汽车生产商，并为澳提供了数以千计的就

¹安景华.澳中关系[M].澳大利亚驻华使馆,1995:24.

业机会。¹

虽然澳大利亚与美国有许多共同点，但并非总是与华盛顿政府的政策一致。冷战后初期，美国在亚太战略思维上更多地是要维持现状，不愿见到长期精心构筑的双边同盟链条为任何其他形式的安全合作所取代。美国在亚洲地区安全框架中的作用比作一个“平衡车轮”，其中美国是轮子的轴，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一系列双边安全条约是轮子的辐条。但澳大利亚认为冷战的结束为其在亚太地区发挥作用提供了难得的机会，在积极推进亚太经济合作的同时，澳大利亚不顾美国的反对，于1990年公开提出了亚太地区安全合作的设想。双方在APEC问题上的争论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在亚太经合组织方面，美国与澳大利亚的出发点不同，关注的焦点各异。美国从一开始就对APEC另有想法，希望这个组织不应仅限于经济与贸易领域，还应包括政治方面，表明美国有意将其发展成为类似经合发展组织那样的经济合作组织，并在整个进程中发挥主导作用。“很明显，我们和布什政府在亚太政策方面存在一个重要的分歧，这就是关于地区机制的作用和发展潜力问题。1991年和1992年，美国一直对正在兴起的亚洲地区安全对话(后来发展为东盟地区论坛)持怀疑态度，而在这个机构中，加里思·埃文斯以及澳大利亚外交部发挥了重要作用。一些美国官员担心，多边安全对话会遏制或限制美国的利益。“我曾经劝说布什总统用一种轻松的态度来看待正在兴起的安全对话。我告诉他，美国没有理由惧怕亚太国家间进行没有美国参与的直接对话。”²

战略上，由于冷战后初期美国在亚太地区施行战略收缩政策，澳大利亚在其全球战略中的地位下降。1993年基廷作为总理第一次访问华盛顿就遭到了冷遇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1993年9月，我作为澳大利亚的总理第一次也是惟一次访问了华盛顿，会晤了克林顿总统。我的来访恰好赶上了中东两位政治领袖——伊扎克·拉宾和亚西尔·阿拉法特——历史性的会晤。很显然，对白宫新闻界来说，这件事要远比一个不会制造什么麻烦的澳大利亚人来访重要得多。我和克林顿总

¹ 张秋生,周慧.试评澳大利亚霍华德政府的均衡外交政策[J].当代亚太,2007,(4):15.

² (澳) 保罗·基廷.牵手亚太:我的总理生涯[M]:31.

统的会面也不得不改期进行。”¹

经贸关系上，澳大利亚对美国的一些做法不满，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美国的农产品补贴政策上。1991 年底，美国总统布什访澳，这是美国总统在时隔 24 年后首次访问澳大利亚。新上台的澳大利亚总理基廷并不理会这些，直截了当地向布什表示对美国的小麦补贴政策的不满，指出这给澳农场主造成了很大的损失。

“长期以来，美国对本国农民提供补贴以提高其在出口市场上的竞争能力，尤其是在谷物类产品领域采取‘出口推动计划’，这也成为澳大利亚国内对美国极为不满的根源所在。”²尽管澳对美农产品补贴政策不满，且布什访问期间有数千人的澳农场主反美抗议示威，要求美国取消对澳大利亚出口美国的农产品的关税，但布什仍坚持其补贴政策，指责澳是经合组织中美关税最高的国家之一，要求澳降低关税。到 1995 年，两国争论的主要问题仍然是美国的补贴政策。澳大利亚官员公开指责说，美国的农产品补贴和其他贸易壁垒给澳大利亚出口商造成巨大损失。另外，随着澳大利亚增加对亚太地区出口加工产品，澳美在这一地区的经济竞争日趋激烈。对于美国以强力打开亚洲市场的作法，澳大利亚也多有不满意。在冷战后初期的几场重大争端中，美澳矛盾暴露无遗：在美日汽车贸易争端中，澳大利亚公开表示不赞成美国单方面对日实施贸易制裁。在亚太经合组织的贸易谈判中，澳大利亚力劝美国接受它提出的更加灵活的自由贸易方案。

人权问题及贸易政策上，为了建立并加深与亚洲国家的友好关系，增加澳大利亚作为“西方与东方中间人”说话的份量，澳大利亚在一系列问题上与美国及西方国家拉开距离。澳大利亚几位部长在美国国务卿克里斯托弗访澳时，批评美国在处理一些敏感的亚洲政策问题时犯了错误。澳政府还表示不赞同将人权问题与贸易挂钩，反对美国使用“超级条款”单方面解决美日贸易争端。前总理弗雷泽更明确地指出，冷战结束后，澳大利亚不必为维护美澳同盟关系而牺牲自身利益，地区事务如今更为重要。

对待原子能试爆与化学武器问题上，澳大利亚和美国也有分歧。原子能、生

¹（澳）保罗·基廷：《牵手亚太：我的总理生涯》[M]，郎平，钱清译：41。

²（澳）保罗·基廷：《牵手亚太：我的总理生涯》[M]，郎平，钱清译：30。

化武器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对于全世界的安全具有极大的威胁。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国家，将有可能无视国际条约的约束；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将会给人类带来灾难，并影响到全人类的生命。因此，基廷政府积极参加控制核扩散、军备控制、裁军等一些主要国际机构“国际原子能机构”、“裁军委员会”等组织的会议和谈判，并明确表明自己的立场；赞成建立导弹技术控制制度和无大规模杀伤武器地区，限制常规武器的转让；支持核不扩散条约，全面禁止核试验和有效履行化学武器公约。但同时，澳大利亚继续为美国军事力量的存在提供基地，这显然有违《核不扩散条约》的精神。但澳大利亚把澳美同盟之间核战略合作的目的理解为：第一，加强西方同盟的核设施，以便提高核威慑的稳定性和有效性；第二，这个同盟是军备控制协定机制的一部分。¹

总体上，基廷执政时期，澳大利亚试图以一个更加独立的形象在国际舞台上发挥更大的作用和影响。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点评了基廷时期的政策。“基廷—埃文斯的选择可以看作是过分强调经济因素，忽视而不是更新这个国家文化的短视的结果，亦可视为一种转移对澳大利亚经济问题注意力的政治手段。也可以说，这是一种旨在使澳大利亚融入和认同东亚正在崛起的经济、政治、最终是军事力量中心的富有远见的倡议。在这方面，澳大利亚是试图背离西方，追随正在崛起的非西方文明的许多可能的西方国家中的第一个。”²

（二）霍华德政府(1996-2007)的对美政策

澳大利亚总理约翰·霍华德自1996年3月上台后，连续执政长达11年半之久。以他为首的意识形态较为保守的联合政府，改变此前基廷政府推行的以亚洲为重心的政策，强调要重新加强与美国的传统盟友关系，巩固和提升澳美军事同盟，把加强澳美政治军事合作作为外交政策的首要任务。在其任期里，澳大利亚直接参与或提供支持了美国在亚洲和欧洲发动的战争，双方还在政治经济等方面

¹汪诗明.20世纪澳大利亚外交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201.

²（美）亨廷顿（Samuel P.Huntington）.国际问题参考译丛,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M].周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165.

全面合作。典型事件有：1998年在伊拉克武器核查危机问题上；1999年在科索沃问题上；“9·11”事件后，澳首次启动《澳新美安全条约》，支持并参与美对塔利班的军事打击；伊拉克战争爆发后，澳大利亚更是义无反顾地支持美国的行动；2004年7月，澳美又签署了联合研发导弹防御系统的备忘录，把澳美军事合作推向了高峰。在加强了与美国的军事和政治联系的同时，两国的经济关系也更加密切，澳大利亚和美国于2004年签署《澳美自由贸易协定》。澳美关系在霍华德执政时期达到了新的高度。亲近美国、追随美国是霍华德政府外交的一个重要特征。就其对美政策的发展脉络，可以以“9·11”事件为界，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

1. 巩固和提升澳美军事同盟（1996-2001）

1996年3月2日，在澳大利亚的全国大选中，自由党-国家党联盟以绝对优势获胜，击败了基廷政府，结束了自1983年以来工党长达13年的执政，反对党领袖约翰·温斯顿·霍华德出任澳大利亚政府第25任总理，并组成了新政府。霍华德上台后，强调美澳关系在工党执政期间由于侧重亚洲而蒙受损失，认为澳美同盟符合澳大利亚的关键利益和目标。其对外政策最为引人注目的外交举措就是大力加强与美国的政治和军事合作。

加强与美国军事和防务合作。为了遏制中国、应对非传统威胁，美国改变了冷战后初期对澳漠然的态度，重新审视澳大利亚在美国亚太战略中的地位。双方在战略合作方面找到了契合点。1996年7月，美国国务卿克里斯托弗、国防部长佩里联袂访澳，会见了澳外长唐纳、国防部长麦克拉克伦，参加在悉尼举行的第10次美澳部长级会议。两国做出一系列加强军事和防务合作的决定：增加澳美联合军事演习的规模和次数，更新美设在澳的间谍卫星地面站，相关条约延长10年，美国反弹道导弹太空预警系统在澳建立地面中继站，在军事技术、情报分享、后勤支持方面紧密合作。会后两国签署了军事协议并发表了《澳美21世纪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以加强两国在后冷战时代的安全合作，强调了两国合作对维护

亚太地区的安全与繁荣的重要性。¹1997年,联盟政府制定的外交和贸易白皮书《为了国家的利益》修正了前工党政府的路线,规定了澳国防和外交新原则。认为“至少未来15年内,美国将保持其经济、贸易和军事上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美国参与东亚事务是维持本地区稳定、繁荣的重要因素,作为澳大利亚国防基石和核心的澳美同盟,不仅为澳带来美国先进的军事技术、装备和信息,促进澳与东亚的接触,而且,是对美国保持在本地区的存在和作用的有力支持。”²因此加强与美国之间的同盟关系,支持美国参与亚太安全事务,促进两国之间的军事合作,提高澳大利亚在美军事战略中的地位,最符合澳大利亚的战略利益。

澳美还进行全方位的军事合作。1997年3月,美澳在澳昆士兰州肖尔特湾进行了代号为“联合打击”的实兵对抗联合野外训练演习,参演美军1.7万人、澳军5000人,这次演习是美军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在澳集结人数最多的一次³。仅1997年一年,美国第7舰队对澳港口访问就达102次。进入21世纪后,澳美之间进行的军事演习规模不断扩大。如2001年5月在昆士兰州罗克汉普顿附近举行的名为“协同作战”的军事演习,共有27000名美军士兵和澳洲突击队员参加,演习包括两栖进攻、实弹演习以及海空部队协同作战。⁴此外,美国还扩大了在澳的情报基地,签订了一项新的十年租赁条约,可使用对美国全球军事战略具有重要意义的澳松峡湾的情报基地;同意美国反弹道导弹太空预警系统在澳建立地面中继站,同时还加强了同美国在军事技术、情报分享和后勤支持方面的紧密合作。⁵

2000年美国新保守主义的政治代表乔治·W·布什入主白宫后,加紧推行独霸世界的战略。它需要借助外部的力量,尤其是盟友的力量来实现其战略目标。在此背景下,美国不断提升和加强与澳大利亚的同盟关系。2000年,美国与澳大利亚签署了《在国防装备和工业方面加强合作的原则协议》,从而使澳获得了与美国分

¹ Sydney Statement — Joint Security Declaration, “Australia-United States: A Strategic partnership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reprinted at the Australian Department of Foreign Affairs (DFAT) website. See http://www.dfat.gov.au/geo/us/ausmin/sydney_statement.html.

² DFAT, *In the National Interest- Australia's Foreign and Trade Policy White Paper, Commonwealth of Australia, 1997*.

³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编.国际形势年鉴 1997[M].上海市: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145-146.

⁴ 胡宁.澳美关系与亚太地区安全[J].当代亚太,2004,(01):13.

⁵ 转引自王帆.试论澳新美同盟的历史演变[J].国际论坛,2005,(02):22.

享国防高科技的特殊地位,之前仅英国有此“殊荣”。¹

澳对加强澳美关系的重视并非仅仅表现在军事合作上。澳还极力强调与美在价值观及政治法律制度上的一致性,在许多国际问题上与美保持一致。澳对美在国际上采取的一系列军事政策和行动都给予了少有的支持。在1998年的伊拉克武器核查问题上,澳大利亚支持美国对伊拉克采取军事行动。在科索沃问题上,澳大利亚支持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对南联盟动武。作为美国在该地区的“助理”,澳大利亚除了在1999年的东帝汶维和行动中发挥了主导作用外,还在2000年平息斐济和所罗门政变以及2003年所罗门维和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正是在获得1999年东帝汶维和的主导权后,霍华德趁机抛出了所谓的“霍华德主义”,²并进而提出了澳大利亚对外关系的“交叉理论”。³

澳美关系升温的原因首先在于澳大利亚的安全观有所变化。澳大利亚认为,目前亚太地区不稳定因素有三:朝鲜半岛、台湾海峡和南沙群岛。澳美称两国决定通过美军在澳的前沿部署,巩固美在本地区的军事存在,以“有效地对付未来地区性和全球性挑战”。同时与美合作也能够提升自身在亚太的地位和分量。对澳大利亚来说,澳美同盟是其最重要的战略同盟,美国的持续承诺将支持澳的国防能力,并在保持该地区作为一个整体的战略稳定起关键作用。

其次,与美国这一时期对澳大利亚战略地位的重视分不开。随着亚太地区在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分量与地位日益凸显,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利益日益拓展。1995年2月《美国东亚-太平洋地区安全战略报告》中,认为亚洲是美国利益的重要所在,后冷战时代它依然是一个不确定和紧张的地区,集结了大量的军事力量,“很显然,维持亚洲的同盟结构有利于美国,它是该地区稳定的基础,也是增强美国

¹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Defense (USDOD) and Australian Department of Defence (ASDOD) *Statement of Principles for Enhanced Cooperation in Matters of Defense Equipment and Industry*, <http://www.defence.gov.au/minister/Mooretpl.cfm?CurrentId=179>

²“霍华德主义”的主要内容是:摒弃前几届政府的对亚洲邻国的所谓“特殊关系”,不再对亚洲邻国奉行无原则的迁就姑息政策;在全球维和行动中,将自己看成美国的副手,利用同美欧关系密切的优势,在本地区发挥领导作用;在对外政策上澳大利亚没有必要在其历史和地理之间做出选择,而是以国家利益和西方价值观为基础,并可以按照自己的条件在本地区发挥有影响的决定性的作用。

³“交叉理论”的要点包括:澳大利亚在世界上处在独特的文化、历史和地理的交叉地带,其根基是西方的、英国的和其他欧洲国家的,又与北美有强大的联系,基于共同的价值观和承诺;澳大利亚在地理上处于亚洲,所有这些是财产而不是不利条件。

对亚洲主要事务影响力的一种手段。在许多方面，亚洲的友好国家和盟国对于我们成功地实施全球战略起着关键的作用”，认为“澳大利亚和美国拥有许多重要的共同对外政策目标。在国际维和行动和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方面，澳大利亚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它还是众多国际组织的重要成员，如东盟地区论坛组织、亚太经合组织、关贸总协定以及联合国等。澳大利亚做出的许多实际贡献使它成为一个极其重要的战略伙伴；因此，在下个世纪即将来临之际，我们要继续大力发展这种关系。”¹在导弹防御系统(NMD)方面，澳大利亚给予NMD以实质性的支持：允许美国使用松峡卫星中继站的预警系统。该基地是美国导弹防御系统在海外的一个核心基地，这也是澳大利亚的战略重要性得到重新认识的一个原因。

第三，这是澳大利亚“融入亚洲”战略失败后，以“退”求“进”的不得已之策。澳大利亚同亚太国家尤其是东盟国家时有摩擦，在亚太地区属二流国家。另外，霍华德政府认为上届工党政府只重视如亚太经济合作、东盟地区论坛等多边外交，忽视了发展同大国的双边关系，结果是双边外交没弄好，多边外交也难有成。联盟政府决心补上双边关系这一课。澳大利亚除加强与美国的防务关系外，霍华德总理还出访了日本和印尼，这表明澳在开展双边外交活动中特别注重突出大国外交，借此增强自身地位，引起亚太国家，特别是东盟的注意，达到迂回前进之目的。

2. 全面追随美国，支持反恐战争（2001-2007）

“9·11”恐怖袭击事件无论是对美国还是对全世界所造成的震撼和冲击力都远远超过二战时的珍珠港事件，其影响巨大而深远。“9·11”事件不同于其它国际恐怖主义活动，它具有鲜明的自身特点：作案手段的灵活性并造成巨大的破坏性后果，给人们以极大的心理恐惧；同时将目标锁定美国本土，对象征其政治、经济的建筑物进行毁灭性打击。“9·11”事件极大地震撼了国际社会，引发了人们对安全观的重新思考，尤其是美国在“9·11”后对其安全观进行了重大调整。“9·11”前美国安全观主要是孤立主义安全观与现实主义安全观，而“9·11”后美国把打击国际恐怖主义作为其外交政策的首要目标，在世界范围内筹组反恐联盟，开展了一场反恐

¹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United States Security Strategy for the East Asia-Pacific Region*, February 1995.

战争。作为美国亲密盟友的澳大利亚，在阿富汗、伊拉克等重大国际问题上始终追随美国，积极支持和参加美国发起的反恐战争，成为美国最坚定的同盟者之一。在“反恐”大旗下，澳美关系从“最好朋友”发展到“志愿同盟”，¹并逐步从军事同盟向政治、战略、经济等广泛领域的全方位合作方向发展。

“9·11事件”后，澳大利亚首次启用了即使是在充满战争危险的冷战时代也没有动用的《澳新美安全条约》，声称对美国的攻击就是对澳大利亚的攻击。当美国把恐怖分子的目标锁定为本·拉登和塔利班并准备对阿富汗进行军事打击之后，澳大利亚政府立即表示坚定不移地全力支持美国的军事行动。2001年10月7日，以美国为首的联军对阿富汗开战，标志着反恐战争的开始。澳大利亚在阿富汗投入1000名军人，包括150名精锐突击队士兵、一艘海军护卫舰、一艘运兵船及远程侦察机和加油机。在阿富汗战场上，澳大利亚军队协同美国推翻了支持本·拉登及其“基地”组织的塔利班政权。

澳大利亚还积极配合美国提出的“先发制人”战略，于2002年6月第一个宣布支持美国的新反恐政策。2002年6月1日，美国总统布什在西点军校毕业典礼上，首次阐述了“先发制人”的国家安全战略思想，认为在“9·11”恐怖袭击后的不对称威胁下，美国奉行了半个多世纪的防御性遏制和威慑战略已不能完全适应美国面临的恐怖主义威胁，美国将对拥有生化武器或者核武器的恐怖分子和敌对国家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2002年9月22日，美国公布了《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正式提出了“先发制人”战略，其核心是把“先发制人”确定为21世纪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美国“先发制人”战略的出台得到了其盟国澳大利亚的全力支持。2002年12月1日澳总理霍华德在接受澳大利亚9号电视台采访时表示，一旦澳政府得到恐怖袭击的可靠情报，将采取“先发制人”的策略，并且不惜在周边国家采取军事行动。

在伊拉克战争中，澳大利亚是第一个站出来支持美国对伊进行军事打击的国家。2003年1月23日，参加伊拉克战争的澳大利亚先遣部队离开本土开赴海湾。2003

¹李景卫.澳大利亚寻求美国保护伞[N].人民日报,2003-03-10(03).

年3月20日,在未经联合国授权下,澳大利亚军队参加以美国和英国为首的联合部队对伊拉克发动了军事进攻。澳大利亚是积极支持并参与伊拉克战争的少数国家之一。在这场战争中,2000多名澳大利亚空军、海军和特种部队参加战区情报搜集、轰炸目标确认、空中打击、海上扫雷和地面突击等多项任务,为美国推翻萨达姆政权出了一臂之力。虽然澳大利亚派兵的数量并不算多¹,但对于人口稀少的澳大利亚来说,这已经是一个相当重大的举动,且此举意义重大。澳大利亚参加美伊战争,希望以发展澳美防务同盟关系为前提,来全面推进澳大利亚的国家利益以及扩大自己在地区乃至国际性事务中的地位与影响,这是加强澳美同盟关系最具现实意义的一面。²

澳大利亚加入美国导弹防御系统。澳大利亚政府2003年2月26日公布了题为《澳大利亚国家安全》的国防白皮书修正案。该修正案强调,在恐怖主义和“无赖国家”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威胁下,澳大利亚有必要加入美国的战略导弹防御系统。2004年7月7日,澳大利亚国防部长罗伯特·希尔和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在华盛顿共同签署了导弹防御系统谅解备忘录,这标志着澳大利亚成为第一个被正式纳入导弹防御系统的美国盟国。与此同时,澳大利亚还同意美国在其北部的三处地点投资数千万美元,建立和升级3个大型的军事训练中心。上述两项合作计划把美澳的军事同盟关系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使澳彻底投身于山姆大叔的保护伞下,为并不存在的威胁澳要进行“长期投资。”³澳大利亚认为“加入美国的这一计划将服务于我们的战略利益,有助于我们的国防,并使我们能够为全球和地区安全做出重要贡献”,“我们与美国长期而坚固的盟友关系有益于两国的安全。我们加入导弹防御计划将使这种关系更加得到加强”。⁴

澳大利亚对美国的支持也得到了丰厚的回报。政治上,澳大利亚在美国的全球战略中更加受到重视,两国的关系变得更加紧密和牢固。伊拉克战前华盛顿将

¹澳大利亚实行志愿兵役制,国防军由陆海空三军组成,2000-2001年度常规军兵力为51000人,预备役兵力为26700人,文职人员为15760人,共计93460人。

²汪诗明.澳大利亚参与伊拉克战争原因探析[J].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2003,(03):113.

³加入导弹防御体系同意美军建立训练中心澳大利亚彻底投身于美国保护伞下[N].河南日报,2004-07-12(4).

⁴李景卫.澳将加入美导弹防御计划[N].人民日报,2003-12-05(3).

澳美同盟关系定义为主要是一个“以亚太为中心”的安全关系，而战后布什政府将澳大利亚定位为“美国全球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澳大利亚“正在成为世界舞台上的一个重要国家。”军事上，加入美国的导弹防御计划，澳大利亚将从与美国的科研合作中得到更多的预警、太空跟踪、高速电脑和卫星通讯等方面的技术，从而在国防技术上保持领先。¹美国还有意提高了澳在亚太地区的地位。例如，建议国际社会由澳负责协调印尼内部的宗教暴力冲突；授意澳统帅联合国东帝汶维和部队；在处理斐济和所罗门政变时，有意让澳挑起大梁。小布什政府对澳大利亚寄予厚望，希望堪培拉在美国的亚太战略中发挥更大更积极的作用。在双边层面，两国在军事训练、演习、情报交换等方面密切合作。²经济上，在霍华德2003年5月美国访问时，布什总统表示“在我们需要的时刻，澳大利亚向美国伸出了帮助之手。我们不会忘记这些。”³布什承诺在2003年圣诞节以前完成协议文本，于2004年初提交国会审批。澳大利亚将在澳美达成自由贸易协议中获取丰厚利润，每年给澳大利亚带来价值40亿澳元（1澳元约合5元人民币）的对美出口。

3. 签订澳美自由贸易协定 加深经济合作

霍华德政府不仅加强与美国的军事和政治联系，而且通过2004年签署的《澳美自由贸易协定》，使双方的经济关系也更加密切。这个协定被誉为澳自1948年签署关贸总协定以来所达成的最重要的协定，会成为“今后半个世纪内澳经济安全的一个支柱”。澳总理霍华德认为，澳大利亚抓住了“一辈子才得一遇的机会”，达成了“会在长期给澳带来巨大经济利益的”协定。⁴

长期以来，澳大利亚政府一直希望能与美国签订自由贸易协定，以从中获取更大更稳定的经济利益。美国是澳大利亚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和第一大进口来源地，两国在农产品方面一直存在着纠纷。澳大利亚希望通过签订自由贸易协定尽量减少这类纠纷，以应付来自其他国家产品竞争，从而获得稳定的收益。这也是澳大利

¹李辉.“9·11”事件后的澳美关系[J].国际资料信息,2004,(12):29.

²吴心伯.太平洋上不太平：后冷战时代的美国亚太安全战略[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153.

³李景卫.澳总理连访数国[N].人民日报,2003-05-12（3）.

⁴澳美自由贸易协定的战略含义.

<http://www.southcn.com/news/international/gisp/200402120521.htm>. 14 January 2010

亚自西雅图世界贸易多边谈判失败后对多边贸易机制失望，进而倾向达成双边贸易协定的转变的一大举措。2000 年底，霍华德政府提出与美国建立自由贸易区的设想，很快得到美国回应，但进展不大。

2003 年澳大利亚支持美国攻打伊拉克以后，美国答应尽快与澳方签订自由贸易协定。《澳大利亚人报》10 日刊载的一篇分析文章就指出“我们同美国的政治和军事联系正在变成商业优势。”正是因为政治上的考虑，尽管面临着美国国内农业团体的反对，小布什仍决定签署协议。2003 年 3 月，澳美正式启动双边自由贸易协定（FTA）谈判。2004 年 5 月 18 日，澳大利亚贸易部长维尔和美国贸易代表佐力克在美国华盛顿正式签署澳美双边自由贸易协议。协议规定：澳大利亚超过 97% 的制造业产品可以免税进入美国市场，有三分之二的农产品将调降至零关税，羊制品及羊毛输出将立即享受免税；澳大利亚出口到美国的农产品中有 66% 将取消关税；美国将逐年取消牛肉进口配额、及分阶段逐步增加进口澳大利亚牛肉和奶制品；将对澳大利亚每年开放 2700 亿澳元的美国政府采购市场。美国出口到澳大利亚的价值四亿元的农产品将免除关税，美国的电讯、电脑、能源、旅游等行业将在澳大利亚获得更大的市场准入。

这是美国自 1988 年与加拿大签署自贸协定以来，首次同又一个发达国家签署此类协定。¹该协定把两国的经济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使两个军事盟友“亲上加亲”。该协定的签订，至少在四个方面标志着澳大利亚的历史性转折：第一，标志着澳大利亚长期承诺的非歧视贸易关系发生了重要变化。第二，该协定破坏了澳大利亚贸易政策的一个重要传统：即我们实施的贸易协定仅仅是为了经济和商业目标。第三，该协定的重要性不仅仅局限于澳大利亚的贸易政策和对外经济关系，它还深刻地影响了其国内政策。最后，在当代关于全球化和国际承诺对国内政策产生冲击、担心公众没有机会参与这些进程的讨论的背景下，该协定是重要的。²

澳美自由贸易协定包含更深层的双边关系，不仅是经贸上的利益，更隐含着政治上的关联性。布什就表示该协定将通过经济伙伴关系强化两国在安全和政治

¹开放当中有保留,美澳签署自贸协定[N].人民日报,2004-02-10(7).

²Capling Ann: *All the Way with the USA: Australia, the US and Free Trade*, UNSW Press, 2005, P8-10.

领域的盟友关系，是两国同盟关系史上的里程碑。美国贸易代表佐利克对自贸协定的安全战略含义直言不讳：澳美自贸协定“当然有安全背景，因为澳大利亚是美国极强有力的盟友”。澳第一大报《澳大利亚人报》10日在社论中说，即使澳美自贸协定不会给澳大利亚带来任何经济好处，单就战略意义来讲，就值得签署。¹自由贸易协定，除了可以扩大双方的经贸上的利益之外，对于澳大利亚而言，更代表澳与其他国家更密切的友好关系，这背后隐含着更深一层的政治意义。在这个时候，自由贸易协定便成了一种达成政治目的的工具。²对澳大利亚而言，在澳美军事同盟框架下的澳美自由贸易协定，标志着霍华德政府已将传统的经济目标转移到其他的对外政策目标上，进一步密切了澳美关系，是经济问题政治化的表现。在东亚经济的整合过程中，由于美国既非亚洲国家，又受到许多东亚高峰会员国的质疑，美国借助与澳发展自由贸易，来作为进入亚洲市场的跳板。澳美自由贸易协定的签订，使得美国有机会借助澳与亚洲国家建立的紧密贸易关系，形成澳大利亚、美国与亚洲国家的多边发展体系。³

（三）陆克文政府(2007.12-)的对美政策

陆克文上台后，在“富有创造力的中等强国外交”(Creative Middle Power Diplomacy)理念下，对外交战略进行了全方位的调整。在坚持美澳同盟基础上，谋求外交的“独立性”。在气候议题、伊拉克撤军和阿富汗问题上，陆克文政府更多地体现了与美国不同的立场。

1. 澳美关系是澳外交的三大支柱之一

在2007年竞选时，陆克文指出了澳大利亚的外交三大支柱，即维持与美国的强大同盟，更充分地参与亚洲，并努力在联合国发挥更积极的作用。

¹澳美自由贸易协定的战略含义

<http://www.southcn.com/news/international/gisp/200402120521.htm>. 14 January 2010

² Alan Oxley, "Free Trade Agreement in the Era of Globalisation—New Instruments to Advance New Interests—the Case of Australia," *Australi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Australia), Vol. 57, No. 1 (2003), PP165-186.

³ Ross Garnaut, "An Australia-United State Free Trade Agreement," *Australi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Australia), Vol. 56, No. 1 (April/2002), P134.

2007年11月,陆克文(Kevin Rudd)领导的澳大利亚工党在联邦议会选举中取得胜利,击败了自由党-国家党联盟,结束了霍华德长达11年半的执政,组建了以陆克文为总理的联邦政府。在他执政至今的两年里,陆克文政府在“富有创造力的中等强国外交”理念下,对澳大利亚外交战略进行了全方位的调整。其外交政策的特色可以用一个词概括:“雄心”,即在当前面临一系列国际挑战的情况下,澳大利亚作为一个有实力的中等强国,不能被动地在国际事务中充当沉默的追随者角色,也不能只是站在一旁对某个发生的事件评头论足,而应该积极主动。陆克文在2008年3月27日启程进行他的首次全球访问前,接受采访时表示要使澳大利亚在国际舞台上发挥更大作用,他认为“事实上,澳大利亚在世界舞台上的声音太微弱了,这就是为什么在未来的三年里,世界将看到一个日益活跃的澳大利亚。在我们能够做出积极作用的各个领域,世界将感受到日益活跃的澳大利亚外交政策。”¹

陆克文批评霍华德的对外政策,指出霍华德对美国的态度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即一味坚定地追随美国,认为霍华德使得“澳大利亚长期以来富有创新的、独立的外交突然被冰封了一样——尤其在后‘9·11’阶段,已很难发现澳大利亚寻找同盟框架外的其他道路”。²

在继续维持和巩固与美国的同盟关系前提下,谋求更大的外交独立性。澳大利亚与美国有着半个多世纪的军事同盟关系,在安全、经济和科技等很多领域都仰赖美国的支持。陆克文认同美澳同盟对澳大利亚的安全利益和亚洲未来权力平衡的重要性,把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存在视为维持地区稳定的关键。他在当选之日的记者会上向美国示好,特意说收到来自布什总统的贺电,强调了“与美国结盟在我们外交政策中的中心地位”。³陆克文进行首次全球访问时,选择美国作为他出访的第一站,访美期间,陆克文一再强调澳大利亚与美国之间的牢固和坚定的同

¹Australia strives to be 'creative middle world power',

<http://www.radioaustralia.net.au/programguide/stories/200803/s2201195.htm> 9 January 2010

²Kevin Rudd, "Leading, Not Following: The Renewal of Australian Middle Power Diplomacy, An Address to the Sydney Institute"

³R. Ayson, Kevin Rudd and the U.S. Alliance[Z]. *Asiapacific Bulletin*, East-west Center, no. 4, 10 December 2007, 1-2

盟关系，专门到华盛顿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发表演讲，“我们外交政策的第一支柱是与美国的联盟关系。我将致力于加深与美国的战略合作。与美国的亲密联盟使我们能应对未来的全球性和地区性的挑战”。¹2009年5月，澳大利亚发布了一份名为《2030年的军力——在一个亚太世纪里保卫澳大利亚》的国防白皮书。白皮书认为“我们与美国的同盟关系是我们最重要的国防关系。联盟给我们提供了获取物资、情报、研究和开发、通信系统、技能和专门知识的渠道，大大加强了澳大利亚的防务能力。……如果没有美国的能力，技术和培训，澳大利亚国防就不会有今天这么先进的武装力量。”²

参与亚洲和重视美国并举。陆克文顺应“亚太世纪”，提出亚太共同体设想。澳大利亚在文化、社会形态和制度上对西方国家有较强的认同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地缘位置，澳大利亚在经济、安全、反恐等很多问题上寻求亚洲地区国家的合作与支持，对亚洲国家有着较强的依存和需要。在经济方面，澳大利亚与亚洲国家的相互依存度和互补性远远超过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国和欧洲国家。陆克文领导的工党政府自上台之初，即宣布将坚持“融入亚洲”的外交政策，强调提升在亚太地区伙伴关系的重要性，重视亚太经合组织、东盟地区论坛以及东亚峰会等区域性组织的作用。他宣称要把澳大利亚打造成西方世界上最精通亚洲文化的国家，鼓励澳大利亚人在亚洲学习、工作和生活，以帮助澳大利亚成为该地区的积极参与者，在教育方面大力推动外语教学，尤其是亚洲各种语言的教学，并鼓励亚洲学生到澳洲留学。“澳大利亚需要在文化和社会方面更深入地融入亚洲，因为国家的未来系与这一地区……在以后，他们会成为我们做生意的桥梁，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长远投资。”³2008年陆克文提出“亚太共同体”的构想。这是陆克文政府为扩大澳在地区事务中的发言权的一种努力，充分体现了该政府对亚洲地

¹Kevin Rudd, *The Australia-US alliance and emerging challenges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Speech to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Washington, 31 March 2008,

<http://www.pm.gov.au/media/Speech/2008/speech_0157.cfm> [Accessed 19 May 2008].

²*Defending Australia in the Asia Pacific Century: Force 2030, Defence White Paper 2009.*

³STEVE LARKIN, *Engagement with Asia important: Rudd*, Sydney Morning Herald, Sep 20, 2008 <http://news.smh.com.au/national/engagement-with-asia-important-rudd-20080920-4khl.html>. 19 January 2010

区的重视。陆克文希望在 2020 年前打造一个类似欧盟那样的共同体,以协调本地区经济、安全、政治等各种问题。根据陆克文的设想,“亚太共同体”涵盖中国、美国、日本、印度和印尼等地区大国;到 2020 年,这一“共同体”将成为比现有的亚太经合组织、东盟及东亚峰会更具广泛影响力,使地区各国间合作更加紧密的地区性一体化组织。陆克文希望通过推动“亚太共同体”建设,主导地区发展与合作进程,更大地发挥澳大利亚国际影响力,使澳以“富有创造力的中等强国”的形象出现在世人面前,为他本人乃至工党政府在外交上留下辉煌的一页。

重视多边外交,积极参与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发挥一个中等强国的特殊作用。这点与霍华德有着明显的不同。霍华德政府过于重视美澳双边关系,对各类国际机构(包括联合国)明显带有不同程度的冷淡。正如陆克文所批评的那样,这一做法“牺牲多边,特别是冷落联合国”。陆克文上台后,则特别看重联合国等国际机制对澳大利亚利益的重要性,强调澳的外交基调必须借助国际组织应对全球性问题,树立良好、负责任的国际公民形象。陆克文在 2008 年 3 月访美期间,到联合国总部与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举行了会谈,就全球气候变化等问题交换了意见,承诺进一步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在开发援助问题上,到 2015 年时将对外援助额由占 GNP 的 0.3%逐步提高到 0.5%;并宣称澳大利亚将会在 2013 年-2014 年争取成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成员;今后澳在国际事务中,将会更多的支持联合国在国家安全、贸易、可持续发展、人权等国际事务中发挥主导作用。在国际事务中,澳大利亚将会更多的支持联合国在国家安全、贸易、可持续发展、人权等国际事务中发挥主导作用;在贸易上,将把推动世界贸易组织多哈回合谈判取得成功放在首要位置,将设法推进澳倡导的亚太经合组织(APEC)进程;在防扩散方面,从维护《核不扩散条约》出发,将不向印度等未签署《条约》的国家提供铀矿等。在应对世界粮食价格上涨的问题上,2008 年 5 月,澳外长史密斯宣布要向“世界粮食计划署”增加 3000 万美元的捐款,以帮助解决粮价高而出现的现实问题;2008 年 7 月,在八国集团峰会上,陆克文宣布向世界银行的新信托基金项目增加 5000 万美

元的捐款,以帮助那些受困于粮价上涨的发展中国家提高农业生产。¹

2. 气候议题 彰显与美不同

2007 年 12 月 3 日,陆克文在堪培拉宣誓就职当天,一改过去十年霍华德政府在气候议题上追随美国的立场,签署了旨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京都议定书》。这一举动既兑现了竞选承诺,又一举改变了澳大利亚在气候变化领域的不良国际形象,摆脱了受谴责的地位,在后京都时代新一轮谈判机制中取得主动权和话语权。

霍华德时代,澳大利亚是主要工业化国家中仅有的两个没有签署《京都议定书》的国家之一,一直被国际社会指责与美国一起逃避《京都议定书》责任,被认为是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努力的两块绊脚石。美国曾于 1998 年签署了《京都议定书》,但 2001 年 3 月,布什政府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将会影响美国经济发展”和“发展中国家也应该承担减排和限排温室气体的义务”为借口,宣布拒绝批准《京都议定书》。澳大利亚前总理霍华德领导的政府在重大国际问题上紧跟美国政府,也宣布退出《京都议定书》。其实在 1998 年霍华德执政时期,澳洲政府就已经签署《京都议定书》。约翰·霍华德反复申明,《京都议定书》不是澳大利亚的国家利益所在,“澳大利亚是能源净出口国家,除非发展中国家的加入,否则我们将受伤害”,因此,只有在美国批准该协议之后,澳大利亚才会加以考虑。

气候变化问题已成为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重大国际问题,陆克文签署《京都议定书》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赞同。陆克文在就职当天,签署《京都议定书》文书,发表声明:“这是新一届澳大利亚政府的第一个官方行为,显示政府决心解决气候变化问题。”当天也正是 2007 年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开幕第一天。当澳大利亚温室气体办公室主任巴姆赛(Howard Bamsey)在发言时透露陆克文(Kevin Rudd)已经在数小时前签署了批准《京都议定书》的文件时,190 多个国家的与会代表和科学家听闻消息后起立鼓掌,欢迎澳大利亚政府

¹Stephen Smith, "Australia's New Approach to the Pacific", Aug. 7, 2008, http://www.auseid.gov.au/media/release.cfm?BC=Speech&ID=571_6769_9154_3177_9059
20 January 2010

的决定。在巴姆赛发言结束后,印度尼西亚环境部长、大会主席威特拉(Rachmat Witoelar)要求大家再次为澳大利亚鼓掌。这一事件无疑意义重大。陆克文的决定结束了澳政府 10 多年对《京都议定书》的抵制,同时使美国成为唯一没有签署《京都议定书》的发达国家。世界自然基金会说,澳大利亚签署《京都议定书》将向目前世界上温室气体排放量最大的美国传达一个强烈的信息。“一旦美国也加入《京都议定书》,全世界将能够继续通过立法制定减排目标”。澳大利亚重返这一机制,美国将成为世界上唯一未批准《京都议定书》的主要发达国家,孤立了美国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路透社 12 月 3 日的报道,认为陆克文此举,“这一举动孤立了美国,美国现在成了唯一的一个没有批准这一条约的国家。该条约为遏制全球变暖,控制二氧化碳的排放,规定了对发达国家具有约束力的限制。……‘现在美国没有借口了。它现在成了唯一的没有批准《京都议定书》的国家,对于这一问题,美国负有最大的责任,它辜负了它应该承担的义务’,阿德莱德大学气候学教授 Barry Brook 说。”¹

3. 伊拉克撤军和阿富汗问题

伊拉克撤军和阿富汗战争问题,一方面体现了陆克文政府对外政策的独立自主,同时也体现了澳美同盟的紧密联系。

兑现竞选承诺,逐步完成撤军。2001 年“9·11”事件之后,澳大利亚成为美国发动的反恐战争的最积极的同盟者之一。霍华德政府在国内国际强烈反对伊拉克战争的抗议声中,仍坚定地支持美国,澳大利亚也是首先向伊拉克派遣军队的国家之一。陆克文在竞选的时候就强烈地批评霍华德的这一政策,并承诺在胜选后会尽快从伊撤军。陆克文当选后表示,将在 2008 年中期从伊拉克撤出 500 多名澳大利亚作战士兵,称向伊拉克派遣军队将使澳大利亚更易成为恐怖组织袭击的目标。2008 年 6 月 2 日澳大利亚国防部长费兹基邦宣布,澳大利亚派驻伊拉克部队的任务已完成,从当地时间 6 月 1 日起陆续撤军回国。同日,陆克文在国会答辩时再次批评前政府的伊拉克政策,“伊拉克战争既没有阻止此后的恐怖袭击,也没

¹ Australia's new government ratifies Kyoto pact, <http://www.reuters.com/article/idUSSYD37845>. 19 July 2009

有找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既没有让某些激进国家变得温和，也没有阻止伊拉克的人道主义危机。”他还说，“在没有联合国授权的情况下派兵攻打伊拉克制造了一个危险的先例，而且也破坏了国际秩序。”澳大利亚军队的撤离，使驻伊美军更显“孤单”。虽然澳大利亚从伊撤军暗示着澳大利亚今后将以更加积极主动的姿态出现在国际舞台上，而不再唯美国之命是从，但是要注意到，撤军是在美国伊拉克政策失败已成事实的境况下做出的理性选择。撤军是逐步撤军，而不是立即撤军，对澳美战略同盟关系不会产生根本性影响。双方在全球性和亚太地区的战略合作将继续加强。

阿富汗战争问题。美国白宫方面曾发表言论称，“澳大利亚是美国在面临诸多地区性以及全球性挑战方面的重要盟友与伙伴”。¹在阿富汗战争中，澳大利亚是美国坚定的盟友和得力的助手。陆克文政府支持澳大利亚在阿富汗的驻军。2008年3月25接受采访时，陆克文就表示澳大利亚要在阿富汗长期存在，“在确保阿富汗不成为恐怖主义天堂方面，我们（澳美）担负着共同的责任，这将是艰难的，这将是艰巨的，而且将是困难和危险的。”2009年4月，陆克文总理增派了450名士兵到阿富汗。澳大利亚国防部长约翰·福克纳10月21日表示，他希望尽快结束澳大利亚在阿富汗的军事任务，尽快从阿富汗撤军。同时，他也承认，澳大利亚的这一举动将会影响美国驻阿部队一直以来的增兵努力。澳大利亚目前在阿富汗有驻军1550人，是驻阿国际部队中人数第8位的国家。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就澳驻军问题曾表示，澳军队的任务十分明确，即协助训练阿富汗军队和安全警备力量，使他们具备维护当地安全的能力，完成这一使命后，澳军队就将及时回国。

陆克文总理上台以来致力于践行中等强国外交理念，在维护与美国的同盟关系的同时，加强与亚太地区以及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的关系，力图在外交上有所作为。他批准《京都议定书》，顺应日益升温的国际形势，是在全面权衡气候变化影响、减排代价、自身发展、国际形象等基础上的理智选择，是为了在后京都时代发挥积极作用。他在伊拉克战争问题上同美国的不同态度，也是为了改变前届政

¹陆克文访美与奥巴马谈气候变化 不欲增兵阿富汗

<http://www.chinanews.com.cn/gj/gj-gjzj/news/2009/11-30/1991869.shtml> . 30 January 2010

府对美国唯唯诺诺的形象。这些可以看作是安全利益、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综合作用的产物，归根结底都是为了更好地维护国家利益。

三、冷战后澳大利亚对美政策评析

（一）影响澳大利亚对美政策的主要因素

任何国家制定对外政策都是围绕着自身的国家利益展开的,同时也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包括外部国际环境的变化和国内各种政治力量的牵制。国家利益是澳大利亚制定对美政策的基本依据,争取国家利益的最大化是其外交政策的最终目标。但澳大利亚对美政策的制定不仅仅是国家利益的理性计算,它还会受到价值观念、种族血缘以及政府领导人的取向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具体来讲,影响澳大利亚对美政策的因素主要包括四个方面。

1. 国际形势的变化

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往往是一个国家对外政策发生变化的外在动力,澳大利亚的对美政策也总是随着国际环境的变化而变化。

冷战时期,受全球两极对峙的战略格局的影响,澳大利亚在制定国际战略时把安全利益作为优先考虑的对象,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在其对美战略结构中居于次要地位,并服从于安全利益的需要,必要时还要做出牺牲。澳大利亚在澳美同盟中缺乏独立性并不见得本意上要惟美国之命是从,而是受制于国际大环境变化造成的形势的不确定性,特别是澳大利亚认为其所处地区形势如中国、俄罗斯、印度以及印尼的形势不明朗,因而不得不附和美国的声。

冷战结束后,澳大利亚面对的战略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是世界格局由两极向多极化方向发展,国际安全形势进一步走向缓和,外敌入侵澳本土的危险降低到最小化;二是国际竞争重点转向综合国力的较量,经济因素成为国家政策制定时的重要考虑对象;三是亚太地区经济蓬勃发展,在国际格局上越来越占有重要地位。面对新形势,澳大利亚一方面维持与美国良好的同盟关系,积极支持美国的亚太事务,将美国视为维护该地区安全的重要力量;另一方面,在经济上

充分利用亚太市场、全面发展与亚洲国家的经贸关系，同时加强与东南亚国家的安全合作与对话。澳大利亚努力利用自己的特殊地理位置,在美欧和亚洲之间发挥桥梁作用，以实现国家利益的最大化。

亚太地区,随着经济力量的增长,权力结构也随之发生变化。一些国家的军事力量在不断增长,在地区产生的影响也日趋增大,这也可能造成地区安全的不稳定和军备竞赛。其中,中国的迅速崛起成为澳大利亚关注的重点。

2009 年澳大利亚国防白皮书指出,全球实力分布的变化在过去十年中已十分显著,中国在经济、政治和军事方面的崛起已经变得更明显。中国将有能力继续进行军事现代化。而从长期来看,这会影响主要大国的战略范围和全球态势。认为到 2030 年,中国将会成为地区和全球经济的主要动力之一,更有甚者,中国有在 2020 年左右取代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的潜力。有鉴于此,“该地区,同时也是全球范围内,最关键性的关系将是美中关系。对于亚太地区的战略稳定而言,处理好华盛顿与北京的关系将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除了对中国的经济和政治影响进行评估外,白皮书还对中国的军事计划发表了看法:“中国还将成为亚洲最强大的军事强国……它的军事现代化将以不断深入地发展力量投射能力为特征。中国将发展一支与其规模相适应的、全球性的重要军事力量。但是,如果中国对此解释不详,同时也不主动与其他国家沟通以建立对其军事计划的信任,那么中国军事现代化的步伐、规模和结构将有可能使其邻国有理由产生担心。”¹

2. 澳大利亚国内政治和美国亚太战略

澳大利亚的对美政策是国内外政治相互作用的产物,在某种程度上要受其政党轮换和政策制定者的影响。政党是澳大利亚社会活动的中心,也是澳大利亚政治制度的基础。由于各政党所代表的澳大利亚阶层、社会利益集团不同,它们对具体国家利益的界定上有着一定程度的区别,因而在倡导具体社会目标以及所制定的政策方面存在着明显差异,这是影响国家对外政策的一个重要因素。

澳大利亚实行内阁制,内阁是国家的最高行政机关,是由议会中占多数席位

¹*Defending Australia in the Asia Pacific Century: Force 2030, Defence White Paper 2009.*

的某个政党单独组成，或由议会中构成多数席位的几个政党联合组成，由国家元首任命。内阁对政府的所有政策承担集体责任。内阁总理是政府首脑，也是国家的政治领袖。政府的施政纲领通常得到本党党员和支持者的遵循和拥护，而反对党则在议会中以合法的手段同执政党进行竞争。澳大利亚政治体制是以主要政党为轴心来运作的，政党政治控制着澳大利亚的政局，主导着澳大利亚社会。冷战后至今的 19 年，澳大利亚政局由工党和自由党-国家党联盟交替掌控，这一时期澳大利亚的外交政策主要体现着这两大党派的主张。

在对外政策上，工党反对盲目追随美国，强调澳大利亚的国家利益和民族特性，强调外交政策的相对独立性。基廷政府和陆克文政府奉行较为独立的外交政策，后冷战时代的特殊环境促使澳大利亚重视亚洲，密切与亚洲国家的关系。而冷战后在澳大利亚与工党对峙的自由党-国家党联盟，传统上重视美欧，强调扩大对美交往，加强和美国的安全合作，致力于巩固与美国的同盟关系，奉行亲美政策。霍华德联盟政府执政长达 11 年之久，他重视双边外交，特别是澳美关系，积极支持美国，尤其是“9·11”事件发生后，霍华德更是全力配合美国的反恐战略。《澳美自由贸易协定》签订后，澳与美国不仅是军事盟友，在经济、政治方面也将越来越依赖美国。

同时，外交政策的制定还受决策者个人因素的影响。外交政策决策者的思想、性格、利益需求等均会影响他们对最终决策的选择。两国领导人之间的友谊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布什就认为霍华德是“一个好朋友和盟友”。领导人之间社会文化的认同和意识形态的一致使澳在地区安全形势的判断上更容易与美产生共鸣，从而坚定地成为美国亚太军事战略在南太平洋地区的支柱。霍华德时期澳大利亚国内主要的政策制定者，不论总理，还是参与制定外交政策的外交、国防和贸易部长等人都是自由党人，他们的政治理论比工党人士更接近于西方传统，重视与美国的关系，在重大国际事务中历来亲近美国，亲近西方。所以，在其任期里，亲近美国就不足为怪了。

同盟是双方的互动关系，美国的亚太战略的调整也深刻地影响了澳对美政策

的变动。冷战结束后,特别是近年来随着国际形势与世界力量格局的演变,尤其是随着亚洲政治、经济、战略地位与日俱升,亚太地区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地位大为提高,其全球战略部署的重心逐渐向亚太转移。为了在新的形势下占据亚太战略制高点,确立对亚太地区的安全掌控,有效地应对新挑战,扩展其在该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战略利益,美国以扩大、强化战略同盟和军事存在为依托,调整 and 强化亚太战略。对美国而言,为维持超级大国的地位,维护和扩大其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存在和经济利益,它也需要澳大利亚这样的“副手”的支持。“当然,美国不能独自做到这一点。我们需要我们的盟友,帮助应对新世纪的安全挑战。展望南太平洋,我们知道,澳大利亚,我们在亚洲和太平洋的坚定盟友,对发生在该地区的事件,特别是在印度尼西亚,有浓厚的兴趣。因此,我们将在这一重要领域,与我们长期的澳大利亚朋友,协调我们的政策和行动。”¹

3. 中国因素的影响

冷战结束后,国际格局的一个最大变动就是中国的和平崛起。中国因素在澳大利亚的外交战略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成为影响澳大利亚对美政策的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方面。

经济利益是中澳关系的主要推动因素,经贸关系是两国双边关系的基石和核心。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日益扩大的对外投资,以及巨大的进口市场,对澳经济的重要性日益明显。澳大利亚清醒地认识到其在中国有巨大的经济利益。“2003年11月,澳大利亚外交与贸易部特别推出了一份名为《中国工业腾飞——东亚面临挑战》的报告。报告指出,中国经济腾飞正在给亚太地区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澳大利亚作为亚太地区的大国之一,必须抓住这个机会,占领中国市场。”²

随着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澳大利亚的对外战略转向亚太地区,中国对澳大利亚来说,不仅仅意味着经济利益,还具有更大的外交战略意义。中国作为亚太地区的大国,在亚太国际舞台上必然发挥重要作用,因而澳大利亚要实现其亚太战略目标必须取得中国的支持与合作。冷战后,各主角间力量对比呈现出平衡状态,多极化趋势在亚太地区表现尤为明显,多种力量相互制约、消长并存。其中,中国和美国在该地区的国际政治格局中占据关键性的主导地位,在东亚地区占优势地位的两个大国就是美国和中国。所以说,重视中国因素为澳大利亚提供了更多的外交选择余地,扩展了其在处理与美国关系时讨价还价的余地。

¹ Powell's testimony is reprinted as "US Looks to its Allies for Stability in Asia and the Pacific",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27 January 2001.

² “外长为中国经济鼓与呼,澳经济要搭中国顺风车”, <http://news.stock888.net/031105/101.1317.242856.00.shtml> 12 May 2009.

4. 政治传统以及地缘因素

澳大利亚的对美政策还受到“与强者为伍”的外交传统政策的影响。特殊的地理位置使澳大利亚把安全作为最为关切的问题。由于自身条件的限制,寻求大国的庇护就成为澳大利亚外交和防务政策的重中之重。澳大利亚地理位置上的战略缺陷在于处于一个“不稳定的弧形地带”,作为一个欧洲移民占主体地位的国家,总是担心被人口众多、强国林立的“亚洲邻居淹没”,在历史传统上它总是寻求“一个伟大和强大的朋友,”先是英国,然后是美国。¹二战前,澳大利亚视英国为其国家安全最可靠的保障。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使得无助的澳大利亚毫不犹豫地投入美国的怀抱。二战后,澳美两国关系在经过一段曲折发展之后,于1951年7月正式结为同盟。此后,无论是哪个政党执政,澳美同盟一直都是澳大利亚对外政策的基石和核心。澳认为,只有保持与当今世界军事上最强大的美国的同盟关系,才能保障自身的安全,只有美国才能在亚太地区的安全事务中平衡大国关系,维护地区安全。迄今为止,美国是世界上无论经济实力还是军事力量最为强大的国家,有能力为澳大利亚的安全提供保证。美国在澳经济中占据了其他国家无法替代的地位。美国对澳出口增幅较快的主要商品——电器、通信产品、飞机、大型采矿设备等——支撑着澳经济走向国际化。²澳清楚地认识到,仅靠自身实力无法维护本国利益和地区稳定,在可预见的未来,还没有任何机制能取代美国军事保护对澳国家安全和地区稳定所发挥的作用。

另外,从政治和社会文化的角度讲,澳基本上是一个西方国家,或者说是一个有着西方传统但定位尚不明朗的国家。澳大利亚,无论是语言、文化、还是宗教信仰、司法制度、甚至价值观念,都与英美相同或相似。澳大利亚人有着强烈的西方国家意识,盎格鲁—萨克逊文化是澳大利亚的主体文化,一直强调其历史文化、社会制度、思想体系、价值观念都源自西方。从地理上看,澳大利亚地处南太平洋,靠近亚洲,但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却和亚洲国家相去甚远,甚至全然没有一点亚洲国家的

¹ Mohan Malik, *Australia, America and Asia, Pacific Affairs*, 2006-2007, No. 4 Vol. 79, pp. 587-597

² 张秋生,周慧.试评澳大利亚霍华德政府的均衡外交政策[J].当代亚太,2007,(04):15.

理念。澳大利亚与亚洲国家之间的差异性,使它不可能与亚洲邻国结成稳定的军事同盟。而澳大利亚和美国都继承了盎格鲁—撒克逊白人文化遗产,具有相似的文化认同,具有相似的民族经历,拥有相通的社会情感,在尊重自由和人权以及推广民主上奉行共同的基本价值观,在实践上拥有一样的生活方式、经济制度和政治观点,追求“自由”和“民主”,都视对方为自己在亚太地区的重要盟友。因此,历届澳大利亚政府都非常重视与美国的关系,看重与美国的结盟。

地缘政治因素是影响澳大利亚外交观念和对美政策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一个国家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它会面临什么样的问题,澳大利亚所处的地理位置对其外交政策的制定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澳大利亚是世界上最大的海岛型西方国家,幅员辽阔,地广人稀,三军人数总共只有5万多。¹但澳大利亚又是个地处亚洲边缘地区的西方白人国家,这种独特的地缘历史环境与其所处的地理环境存在着强烈反差,“历史”与“地理”的双重作用使得澳大利亚在一定时期陷入某种困境,使得澳大利亚长期以来形成了一种较深的孤独感与恐惧感。澳大利亚“常常感到自己是盎格鲁—撒克逊经济、政治和文化制度的孤立前哨,与实际敌对或潜在敌对的亚洲国家比邻而居。”²这种意识使澳大利亚对于自身安全异常敏感,尽管它处在偏远的南半球。因此,澳大利亚人历来对安全非常敏感和关切,常把国家安全放在首要位置来考虑,寄希望于美国的军事保护以确保自身的国家安全。

5. 国家角色定位

在当代的国际政治中,国家在国际舞台上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国家角色主要由两个因素确定:(1)一国的身份(identity)。也就是一个国家的地缘状况、经济水平、意识形态、历史文化特点、制度结构等。(2)一国的地位(status)。国家角色分析视角包括三个层次:一是国家身份的认知。二是国家意愿的表达。三是国际体系内认同的取得。澳大利亚是一个典型的中等强国(middle power)。国际上对世界各国

¹The Defence White Paper -Defence 2000 ,Canberra:DPS,Australia,2000,p.62.

² (美)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O.Keohane), (美)约瑟夫·奈(Joseph S.Nye).权力与相互依赖[M].门洪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189.

的定位主要是从地理位置、国土面积、经济力、军事力以及科技力等方面综合进行的，澳大利亚领土辽阔、人口稀少、特殊的经济结构和有限的军事力量和科技力，使其只能停留在中等国家水平，无法成为一个在国际事务中具有决定性影响力的大国。其中等强国的国家角色，也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可。澳大利亚也认为自己属于中等强国的行列，也是依照这个传统的标准进行的。¹

二战以前的澳大利亚在国际舞台上是一个默默无闻的角色，其外交政策一直被宗主国英国把持着，没有形成独立的外交，很少主动介入国际事务，此为澳大利亚国家角色所经历的“英国中心主义”时期。二战中，澳大利亚从依赖英国转向依附美国，这是澳大利亚历史上外交政策中最重要的一次转折。这次转折成为澳大利亚此后数十年外交政策的基调所在，同时也标志着澳大利亚开始注意寻求本国在国际社会中的角色定位。二战结束后，澳大利亚对自身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有了新思考：一方面，与强大的美国结盟才能免受外部侵略；另一方面，利用成立伊始的联合国成了澳大利亚后来所形成的“中等强国”理念的最初来源，澳大利亚利用联合国支持印尼摆脱荷兰的殖民统治被认为是一个合适的例子。²但是在冷战的大环境下，澳大利亚为了确保安全，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完全服从于美国遏制社会主义阵营的全球战略，此为澳大利亚国家角色的“美国中心主义”时期。到了 70 年代惠特拉姆政府时期，澳大利亚开始着手其作为一个中等强国的努力，这一行动表明澳大利亚在世界形势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将采取一种创造性的方式来处理一些国际事务，在国际舞台上发挥自己的独特作用。

到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的霍克和基廷政府时期，“中等强国”的说法开始真正流行开来。这一时期，澳大利亚在国际舞台上表现异常活跃，提出了许多新思路，积极推行融入亚洲的政策。冷战的终结、两极平衡重要性的消失，使得除了“安全”等传统国际议题的“环境”、“能源”、“人权”、“文化”等非传统国际议题开始勃兴，各中等强国得到了更大的施展“中等强国外交”的空间。1988 至 1996

¹Evans Gareth and Bruce Grant, eds: *Australia's Foreign relations in the World of the 1990s*, Melbourne University Press, 1991, p. 322.

²Evans Gareth and Bruce Grant, eds: *Australia's Foreign relations in the World of the 1990s*, p. 23.

年任澳大利亚外长的加里斯·埃文斯不仅是澳大利亚“中等强国外交”的忠实推手，而且还对澳大利亚的“中等强国”理论进行了系统的阐述。他很明确地提出：“澳大利亚是一个中等强国……虽然不是强国，甚至也不是主要大国……但也不是什么小国或无关紧要的国家，澳大利亚就是一个中等强国。”¹

由于历史渊源、社会制度、价值观念和思想意识与现实的政治、经济、安全利益的冲突等原因，澳大利亚一直陷于“在历史和地理之间徘徊”的问题。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上台的联盟党将前工党政府开始的“面向亚洲”政策转为“倾向美国”；利用其兼具西方国家和亚太国家特征的优势，希望成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桥梁。在2003年的外交贸易白皮书中，澳明确将其国家身份确立为“位于亚太地区的西方国家”；并将宣扬和推行西方价值观的工作放在第一章，强调追求国家利益离不开澳大利亚的社会价值观，宣称“这些价值观构成了国家的精神”，“也是我们处理各种国际事务的指导方针”。²在这种理念指导下，霍华德政府亲近美国也就不足为奇了。

陆克文上台后，将澳大利亚新政府的外交方向确定为“富有创造力的中等强国外交”，宣称“澳大利亚重振中等强国外交传统的时刻已经来临，”认为过去澳大利亚也“曾非常有效地运用了这一传统。”他认为澳大利亚具有中等强国的实力，特别强调澳大利亚位列世界第16位、东亚第5位的经济规模，尤其澳大利亚还是中国、日本、韩国这三个亚洲重要国家的最主要能源和矿物资源供应国；澳大利亚的军事实力也不可小觑。他批评霍华德政府没有充分利用这些条件推动澳争取更多的国际话语权。

在某些情况下，如美国不愿放弃对区域的干涉，又仅有少部分的利益，因此制定出培养中等强国的策略，使得中等强国可以分担强权国家的责任，又可以替强权国家维护利益，在此之下的中等强国的外交特点，体现出强权国家在区域内的利益。³

¹Evans Gareth and Bruce Grant, eds: *Australia's Foreign relations in the World of the 1990s*, p.322.

²*Australia's Foreign and Trade Policy White Paper*, Canberra, Commonwealth of Australia, 2003.

³Nayef H.Samhat: *Middle Power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Lessons from Irano-U.S. Relations 1962-77*, Policy

但中等强国国力有限，在国家安全受到威胁的时候，中等力量的国家在国际社会中一般选择中立或者与强国结盟，澳大利亚选择了后者。澳大利亚的结盟战略是：谁是头号大国就与谁结盟。从澳大利亚联邦建立至今都是如此，惟一的变化是依附的对象由二战前的英国转变为战后的美国。¹

“中等强国外交”是澳大利亚谋求外交独立的产物和选择，但其本身“通过同盟政治保障安全”和“通过地区参与获取影响”的结构性矛盾仍然制约着其作用的发挥，而工党和联盟党对外交路线的不同选择造成政策的反复。澳大利亚对美政策的演变也体现出了其国家角色定位的无所适从。

（二）冷战后澳大利亚对美政策的特点

冷战后澳大利亚对美政策进行一系列的调整，是与当时的国际环境和澳大利亚本国的现实需要相关联的，也受到执政者本身一些因素的影响。具体来说，有以下特点：

1. 对美政策的目标具有多重性

冷战时期，澳大利亚对美政策的目标着眼于防务和安全。由于澳特殊的地缘环境，再加上自身的实力有限，澳大利亚有依赖强国的传统，需要一个强大的盟友在安全上给予保护。澳新美安全条约就是基于上述考虑产生的。

冷战后澳大利亚对美政策的目标不仅在于确保国家安全，还在于借助美国，提高其在亚太地区乃至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希望谋求与其经济地位相称的政治地位。澳大利亚借助与美国的特殊关系，扩大其在东南亚和西南太平洋地区的影响力，使自己在与东亚各国的交往中处于更有利的地位。另外，澳大利亚也有借机发挥大国作用的打算。1999年，霍华德就曾表示，澳大利亚要充当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副警长”，发挥澳大利亚在本地区作为中等强国的作用。澳大利亚主导的东

Studies Journal, Volume 28 Issue 1, Jul 2005, P.13.

¹胡宁：《澳美关系与亚太地区安全》，《当代亚太》，2004，（01）：11。

帝汶维和以及干预所罗门的军事行动取得成功,进一步刺激了其在地区中发挥更大作用的念头。伊拉克战争使澳大利亚接触到美国战略部署的最高层,获得了美国的肯定与器重,从地区性盟友转变成美国全球战略伙伴。澳大利亚对美国的积极支持,是想促使澳大利亚向地区性军事大国迈进,在地区事务甚至全球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

与美保持同盟,谋取更大的经济利益。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对于澳大利亚而言,大规模入侵本土的几率微乎其微,经济利益在国家利益中占据重要位置。澳大利亚“骑在羊背上的国家”和“坐在矿车上的国家”的特殊产业结构决定了它必须重视发展与其他国家的经贸关系。澳政府以政促经,积极推动与美国签署自贸协定,充实同盟内涵,提升澳大利亚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地位。对澳而言,在澳美军事同盟框架下的澳美自由贸易协定,标志着霍华德政府已将传统的经济目标转移到其对外政策目标上,进一步密切了澳美关系,是经济问题政治化的表现。

借助美国势力,获得先进的技术、情报以及武器装备,进一步提升澳大利亚的地位和军事力量,增强澳与地区其他国家打交道的自信。加入美国的导弹防御计划,澳大利亚将从与美国的科研合作中得到更多的预警、太空跟踪、高速电脑和卫星通讯等方面的技术,从而在国防技术上保持领先。

2. 澳美关系呈现出鲜明的实用主义色彩

冷战前期,澳大利亚历届政府在对美政策上呈现明显的理想主义特性。为了换取美国对本国安全的承诺,澳大利亚忠实地履行着盟友的义务,为着假想的敌人追随美国奔走效命。结果到头来强大盟友的实力削弱,国家安全问题也无法得到保障,自己在人员和经济上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随着美国在亚洲的战略收缩,澳大利亚认识到单纯依赖美国的不现实性,对美政策开始有更现实的考虑。冷战后,面对国际形势和东亚地区的深刻变化,澳大利亚政府积极地调整对外政策,以实现国家利益的最大化。其重要的表现就是积极发展与亚洲各国的关系。

东亚经济的高速发展及其未来潜力与广阔市场,对以贸易立国、国内市场狭小的澳大利亚有着极大的吸引力。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澳大利亚在对外关系

上已经把国家利益放在了首位。¹国家利益主要包括安全利益和经济利益，前者是国家利益的保障，后者是国家利益的基础。基廷政府将对外政策的重心转向亚洲和太平洋地区，在维持与美国的防务联盟的框架下，提出“面向亚洲”和“融入亚洲”的政策，并在经济、政治、外交、军事和文化、移民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务实的行动和步骤，取得了初步的成效。霍华德政府在不断强化与美国的军事同盟的同时，逐步调整对美政策，努力在亚洲和美欧之间寻找平衡点；利用澳美同盟扩大澳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借助澳美特殊关系提高自身在亚太地区的影响，进而实现防务安全 and 经济利益的双收益。陆克文政府高调强调澳大利亚作为一个中等强国在国际社会上的作用。他一方面继承霍华德政府后期的均衡外交政策，继续巩固澳美同盟，密切与亚洲的往来，另一方面，积极发挥澳中等强国的角色作用，借助美国提高澳的国际影响力。

冷战后澳大利亚的对美政策具有很强的灵活性和现实性。为了深化与美国的关系，在不断提升澳美军事同盟的基础上，澳大利亚与美国签订了自由贸易协定，从而拓宽了同盟的领域。与坚决保持澳美同盟相比，陆克文政府在处理伊拉克战争和气候变化问题时与美国拉开距离的政策具有权宜之计的特点。陆克文虽然实现了从伊拉克撤军，但撤出的只是作战部队，非战斗部队还留在当地保护澳大利亚的外交使团和训练伊拉克部队。

可见，冷战后澳大利亚对美政策在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澳大利亚的外交基础仍然是澳美同盟，只是表现得更为灵活。随着国际局势的发展及美国在澳大利亚外交战略中地位的相对变化，澳大利亚政府适时调整对美政策。

在对美政策的调整过程中，亚洲因素起了相当大的作用。澳大利亚与亚洲交往的过程并不顺利，不时与邻国发生摩擦。原本想在本地区发挥更大作用理想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促使澳大利亚更加倚重澳美联盟。因此，澳大利亚通过强化和提升与美国的同盟关系，是抬高自身在亚太地区的地位、平衡地区大国的势力的一种手段。

¹Greg Sheridan ,*Living and Dragons, Australia Confronts Its Asian Destiny*[M],Allen & Unwin,1995,P.31.

3. 澳美同盟的范围呈不断扩大的趋势

冷战结束以前,澳美同盟主要在军事上,1951年澳新美安全条约签订后,澳美正式建立了军事同盟关系,澳美关系进入一个新阶段。在20世纪50和60年代,澳大利亚政府认为该同盟是澳大利亚防务的保护者,在政治和外交上对美国言听计从。冷战后期,澳美同盟关系从澳对美国的单方面依赖转变为在同盟下的自主。总体来说,冷战时期的澳美同盟主要侧重于安全和防务。

冷战后同盟的范围扩大到政治、经济、战略等领域,呈不断扩大的趋势。冷战的结束改变了原有的世界力量对比,也改变了亚太地区的格局。随着苏联的解体,昔日建立在对付共同威胁基础上的军事同盟,也开始出现一系列的变化。2004年澳美自由贸易协定签订后,澳美同盟的范围扩大到政治、经济、战略等领域,开始朝着政治军事同盟的方向转变。2006年3月,美、日、澳举行了首次三方安全对话,以协调当前一系列国际热点问题。中国的快速崛起以及东亚地区朝核、台海等问题的复杂态势,迫使美国加大对亚太的关注,但它苦于在反恐、伊拉克战争等问题上无法脱身,因此加紧与其在亚洲的盟友的协调,希望澳日在东亚、南太地区为其承担更多责任,发挥更大作用,以平衡中国不断增大的影响力。同时美也希望澳在东南亚、南太地区代其主导反恐和防扩散任务。这种政治功能的加强还表现在2004年的“海啸外交”上。印尼海啸发生后,澳美迅速组成了援助部队赴印尼救灾,而且澳大利亚还是在海啸中提供援助最多的国家。澳美也同时改善了与印尼的关系。¹

澳美同盟的范围扩大的另一个表现是开始从地区性同盟向全球性同盟转化。澳大利亚积极参加美国领导的阿富汗、伊拉克战争,澳国防部发表的2003年、2005年国防修订本都提到澳的国家利益不仅仅局限于本地区,而是在全球,澳的防务重心转移到参加由美国领导的反恐和销毁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4. 澳美两国关系有张有弛

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东亚经济的崛起,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下降,澳

¹崔立如主编;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编.国际战略与安全形势评估 2006/2007[M].北京:时事出版社,2007:207.

大利亚在继续维持和美国防务上的特殊关系的情况下，将政治和外交的重心转向了亚太地区，澳美关系陷入一种不冷不热的状态，一度出现不和谐的音符。澳美之间的商业关系不时伴有争执。在澳方看来，美国一方不愿意在公平的环境下进行交易。美国对澳大利亚商品的吹毛求疵以及设置种种的人为障碍，使得澳美之间的贸易严重失衡，损害了澳大利亚的经济利益。美国采取政府补贴、进口限额以及其他措施明显地限制了澳大利亚砂糖、钢铁等产品的出口。澳大利亚的农产品出口也受到美国对其谷物和奶制品出口补贴政策的影响。尽管这一政策不是单方面针对澳大利亚的，但澳对农产品生产者不予补贴的政策使得二者之间的竞争变得更有利于美国。1995年，受美国政府对其农产品出口补贴政策的影响，澳大利亚农产品对美国的出口额估计减少了7亿8000万美元。1996年，澳大利亚在与美国的贸易中就有100亿美元的外贸逆差。在澳大利亚政府的敦促下，美国国会于1996年通过了一项改革出口补贴计划的立法，这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澳大利亚人的顾虑。¹

90年代中后期，澳大利亚不断增强与美国合作关系，两国间的军事合作也日益密切。“9·11”事件后，霍华德政府全力支持美国的反恐战争，在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中更是积极表现。澳美自由贸易协定签署后，两国关系全方位发展。鉴于澳在安全上倚重美国，在经济上离不开中国，陆克文政府在维持澳美之间密切的同盟关系的前提下，谋求更大的外交独立性，积极发展同亚洲各国的关系，试图在美国和亚洲之间寻找平衡点。

（三）澳大利亚对美政策的得与失

冷战后澳大利亚依然坚持与美同盟，把美国作为其国家安全的保护者，是多种因素促成的结果。这些因素从深层次讲有地缘政治、文化传统、力量权衡和战时同盟的延伸等的考虑。“强大而友好”，这是澳大利亚寻求盟友的最基本的一个因素。澳大利亚作为一个中等国家，人口稀少、国土广袤、武器装备相对落后，

¹汪诗明. 20世纪澳大利亚外交史[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241.

在亚太这种大国力量重叠的地缘环境下，依靠自己的力量保证自身的安全要付出相当的代价。澳大利亚认为，有了与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的同盟，对于任何企图对澳大利亚安全置于危险境地的国家来说无疑都是一种威慑。与美结盟，有利于澳大利亚的国家安全。在澳美同盟体系的荫底下，澳至少获得了一种心理上可靠的安全保证。

对澳大利亚来说，美国的持续承诺利于支持澳的国防能力，并且对于保持该地区的稳定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澳大利亚看来，美国的优势地位明显，而且将会长期延续下去。这有利于包括澳大利亚在内的亚太地区获得政治、经济和战略利益，加快与澳利益和价值密切相关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同时，与美结盟，使澳大利亚在对外援助和防务合作方面获得很多利益，如优先取得防务物资、优先购买军备设备、可贮存美国的军事装备、参与美国的防务合作研究计划、在私人银行提供购买军备的贷款时获得美国政府的担保等。

同时要认识到澳大利亚与美国的同盟，是一种不对称的同盟关系，是实力相对弱小的一方同实力强大的一方结成的同盟关系。双方力量的悬殊使得较弱的澳大利亚在许多战略问题上不能发表自己的见的，或者是立场得不到重视，只能被力量较强的美国牵着鼻子走。美国本质上并没有把澳美同盟关系置于十分重要的位置，只是将澳美同盟体系放在整个亚太联盟体系的框架之内加以利用。

澳美同盟的继续存在和加强使澳大利亚欲在该地区发挥更大作用的企图受到来自各个方面的抵制和约束；使澳大利亚与亚洲国家难以建立真正的互信关系，更难融入亚洲，而且极有可能会造成一种澳美同盟愈是加强、澳大利亚与其亚太邻国的关系就愈是疏远的恶性循环。霍华德时期，澳大利亚积极充当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副手”，就影响了澳与亚太国家的关系。澳美日益密切的军事合作就引起了一些亚太国家的警惕和反对，澳大利亚的部分邻国指责澳大利亚在该地区充当美国的“警察”，并“引狼入室”，使该区的局势更加复杂化。澳大利亚充当美国“反恐”急先锋，也引火上身。2002年10月巴厘岛恐怖爆炸事件，180多名死伤者中澳大利亚人就占到92名。澳大利亚舆论认为，这次恐怖袭击的针对性很强。《悉

尼先驱晨报》等大的新闻媒体更是抨击本国政府对美国亦步亦趋的政策，认为这是招致恐怖分子将澳大利亚人作为袭击目标的最重要原因。澳美同盟使澳大利亚在地区安全外交上的回旋余地大大缩小。澳美同盟的框架束缚了其独立外交的进行。陆克文政府推行“富有创造力的中等强国外交”。但如何既坚持美澳同盟框架，又谋求澳大利亚“中等强国外交”在行动上的独立性也是一个棘手的问题。

结 语

澳美同盟虽然是冷战的产物，但在冷战结束后不仅没有消失解体，反而升级为与之前的同盟职能相比更高的层次。这种不对称的同盟关系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通过探析冷战后澳大利亚对美政策的演变过程，进而讨论引起这些演变发展的特征以及各种内在因素，我们可以从中得到一些有益的启示。

澳大利亚对美政策处于动态的调整中，其最终目标在于争取国家利益的最大化。虽然冷战后澳大利亚历届政府对美政策的调整都是围绕着国家利益的圆心旋转的，但侧重点各有不同。冷战结束初期，随着澳美共同敌人的消失、亚太经济的蓬勃发展以及工党政府的中等强国外交情结，基廷政府的对外政策从以美国为中心转变为多个中心；从以美国为中心转变为一种以地区为中心。澳大利亚对地区安全和地区同盟问题赋与更多的注意力，这就不可避免地要使澳新美安全体系的地位和作用相对受到削弱。这一时期，经济利益则在其中起了主要作用，澳美非对称性同盟陷入困顿之中，处于一种徘徊、迷茫状态，当然这与美国的收缩战略是分不开的。但澳大利亚在面向亚洲的进程中，也产生了与东方文明的冲突和自身定位的问题。20世纪90年代中期霍华德执政以后，澳美同盟进行了结构性调整，双方关系得到了进一步强化，特别是“9·11”事件发生后，霍华德更是全力配合美国的反恐战略。《澳美自由贸易协定》签订后，澳大利亚与美国不仅是军事盟友，在经济、政治方面也将越来越依赖美国。澳美两国形成了以双边军事同盟为核心的全方位的同盟。霍华德时期对美政策，可以看作是安全利益、经济利益、价值观多重作用的结果。陆克文上台后，调整了霍华德极端亲美的外交政策，在继续维持与美国同盟的前提下，开展多边外交，构建新的国际机制，谋求更大的外交独立性。

冷战结束初期，澳美同盟由于失去明确的“威胁”而经过一段短暂的彷徨时期。到了霍华德时期，双方战略需要的契合确立了澳美同盟新的再“定义”，促使澳美同盟的生命力得以复苏和增强。但冷战后澳大利亚对美政策，与冷战时期相比，

内涵和外延都有了极大的不同：背景由冷战时期的美苏全球对峙转变为一超多强、亚太崛起；防范对象由冷战时期的苏联转变为冷战结束初期对中国的防范、非传统安全以及恐怖主义等；合作目的由冷战时期为了保障国家安全转变为冷战后与美结盟，借助美国势力，在地区乃至国际性事务中发挥建设性作用，从而提高澳大利亚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合作领域由冷战时期军事合作为核心转变为现今的政治经济军事等全方位的合作。

正如澳大利亚学者加雷思·埃文斯和布鲁斯·格兰特在《20 世纪 90 年代澳大利亚在世界上的对外关系》一书中所说：

我们非常明白美国作为一个全球性的超级大国所扮演的永久性角色，也很清楚我们与之保持联盟在全球和地区上的重要性。但是如果我们不是在靠近它时充满敬畏之情，这种关系将会更加健全。尽管具有特别的重要性，澳美关系与其他国际关系在本质上并没有什么不同，也没有以某种方式超脱于日常生活的环境之外。我们必须像对其他关系一样对它进行评估、运作。并且在某些时候，它还将受到检验。

既然我们已不再谋求与美国或与其他国家建立那种在国际关系辞令中常称的“特殊关系”，一段时期以来我们已经对它有了清醒的认识。特殊关系意味着免费搭车，而免费搭车就像免费的午餐一样，是不存在的。特殊关系是需要代价的，这种代价倾向于包括伙伴的一方对另一方的过度依赖。¹这两位学者的观点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冷战后澳大利亚政府对澳美关系和澳美同盟的基本立场，那就是既重视澳美同盟，又吸取冷战时期全面追随美国的教训，不再把澳美同盟当做惟一的和绝对的安全保障。这标志着澳大利亚的对美政策逐渐走向成熟。

展望未来的澳美关系，近期内由于澳美两国在亚太地区有着共同的利益，两国互有需求，澳美同盟会继续维持。美国拥有当今世界上无可匹敌的战略、经济、外交和科技等多重优势，是唯一的超级大国，在国际体系中具有强大的支配力。目前，美国是澳大利亚最重要的盟友和主要的经济伙伴。与美结盟，对澳大利亚的安全

¹ Evans Gareth and Bruce Grant, eds: *Australia's Foreign relations in the World of the 1990s*, Melbourne University Press, 1991, P327-328.

和繁荣至关重要。同时,由于澳与美国之间 50 多年坚固的军事同盟关系,双方在防务上的合作传统、共同的价值观、广泛的经济联系及其他利益上有着共同需求。

从中远期来看,虽然美国对澳大利亚对外政策的影响作用仍不可忽视,但对澳的影响呈逐渐减小的趋势,澳大利亚在具体可能危及其自身安全和利益的情况下会与美国的政策拉开一定的距离,有着独立的利益诉求。冷战后澳大利亚的外交理念就可以说明这一点。

一、澳大利亚对自身国家实力的定位不再是需要完全依附于世界强国以求安全的弱小国家,而是定位为中等强国,希望有独立的声音,发挥特有的作用。继续与美同盟,目的之一就是希望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占据有利位置,并在地区乃至国际性事务中发挥建设性作用,从而提高澳大利亚的国际地位和影响。一个有志于做在亚太地区区域大国的澳大利亚,自然不会处处听从于美国。

二、冷战后澳大利亚的安全观发生变化,奉行一种集体同盟安全观,这种安全观由原来的单纯与美国结盟以求安全,发展到在保持和更新与美国同盟关系的基础上积极开展全方位外交以求安全。冷战时期,在安全战略方面,澳大利亚几乎完全依赖美国和澳新美同盟,采取与美结盟的政策,全面追随美国遏制亚洲共产主义的扩张,先后参加了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以换取美国的安全保证。冷战的结束打破了这种安全格局,美国在东亚的驻军问题受到了严重挑战,其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下降,先是美不得不从菲律宾基地撤出驻军,后又因国内政治经济压力削减在东亚的驻军。澳认识到单纯依靠美国一家的军事保护的安全战略已难以为继,必须联合新的政治伙伴,寻找新的战略支撑点。由于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秩序已经改变和亚洲经济的快速发展,邻近亚洲地区的澳大利亚在战略上和经济上均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我们现在需要另一种思维方法,即与亚洲建立一种战略关系,从而使我们在亚洲具有安全感,而不是从亚洲得到安全的保证。”¹于是,澳开始把安全保障的立足点转向亚洲。²

¹澳大利亚驻沪总领馆。澳大利亚总理保罗·基廷在新南威尔士悉尼澳中论坛十周年招待会上的演讲(1995年10月12日)。1995。

²张秋生,周慧.试评澳大利亚霍华德政府的均衡外交政策[J].当代亚太,2007,(04):14.

冷战后的澳美同盟只是澳大利亚安全战略中的一个因素。当然，澳大利亚是在美的影响力下降的情况下，开始注意到独立防务政策的重要性，和重视地区性安全合作以及同周边国家改善关系和加强防务。一方面，澳大利亚继续维持和巩固与美国的军事同盟关系，以获得美国在战略安全上的保护；另一方面，澳不断改善与周边国家关系，加强地区性的安全合作。霍华德总理在谈到确保澳安全的要素时，列举的第一点是依靠本国的武装力量，第二点是澳美同盟，第三点是外交主动性，第四点是与本地区国家建立防务关系。在这里，美澳同盟甚至没有被看做是澳安全的最主要因素，而仅被放在第二位。可以看出，这是澳在军事安全方面独立性增强的一个标志。

2001年“9·11”事件和2002年巴厘岛爆炸案发生后，世界形势的变化带动了安全问题的复杂化和多元化。鉴于国际安全形势的变化、非传统安全威胁日益突出，澳大利亚不断推进与亚太地区国家的多边安全合作，重点应对恐怖主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威胁和失败国家挑战所带来的威胁，以确保本国防务战略利益，为此将视中东地区为战略要点。在国际舞台上，澳支持联合国在维护及加强全球安全秩序行动中的主导作用，配合盟国和联合国安理会制止伊朗的核野心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结合作为海洋大国的国情，澳今后会与有关国家合作、加强海洋监管。¹

防范重点由冷战时期的苏联变为冷战结束初期对中国的防范、非传统安全以及恐怖主义等。2007年7月公布的《国家防务报告》，澳大利亚当时面临的直接威胁被认为来自于三个方面：恐怖主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和来自脆弱国家的危险。²2009年防务白皮书，则认为对澳大利亚安全和防务影响最大的因素主要有两个，其一是极端伊斯兰恐怖主义（特别是东南亚地区），其二则是亚太地区权力结构的变化—美国势力的可能衰退和中国的崛起。

安全观变化带来的全方位外交必然要求澳大利亚的对外政策具有独立性。

可以预期，随着国际与地区局势及力量格局的变化、澳自身独立自主意识的

¹黄昭宇,段维来.澳大利亚2007年度《国家防务报告》评析[J].外交评论,2008,(1):72.

²Australia's National Security. A Defence Update 2007. Australian Department of Defence, Canberra,2007.

增强，澳外交理念的成熟，澳大利亚将在保持与美战略同盟基础上与美拉开一定距离，外交独立性会更强，会更加重视亚太地区。具体到澳大利亚对华政策方面，目前看来，经济利益需求因素是影响澳大利亚对华政策的主要积极因素，而且随着澳中两国经济联系的日渐深入，这种因素的作用还在呈上升的趋势。

参考文献

一、中文著作

- [1]安景华.澳中关系[M].澳大利亚驻华使馆,1995.
- [2]（澳）保罗·基廷.牵手亚太：我的总理生涯[M].郎平,钱清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
- [3]崔立如主编；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编.国际战略与安全形势评估 2006/2007[M].北京：时事出版社,2007.
- [4]（德）弗劳利安·康马斯,（荷）尤迪特·施塔波丝.新亚洲亚洲挑战世界[M].陈宝,周一玲译.北京市：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 [5]戈登·格林伍德.澳大利亚政治社会史[M].北京编译社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0.
- [6]（美）亨廷顿（Samuel P.Huntington）.国际问题参考译丛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M].周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
- [7]黄源深,陈弘.从孤立中走向世界 澳大利亚文化简论[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
- [8]（美）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O.Keohane）,（美）约瑟夫·奈（Joseph S.Nye）.权力与相互依赖[M].门洪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 [9]（澳）博尔顿.澳大利亚历史 1942-1988 2[M].李尧译.北京：北京出版社,1993.
- [10]林辉基.亚太地区国际关系概论[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5.
- [11]刘樊德.澳大利亚东亚政策的演变[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
- [12]骆介子.澳大利亚建国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
- [13]（澳）曼宁·克拉克.澳大利亚简史》[M].中山大学《澳大利亚简史》翻译组译.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73.
- [14]沈仲棻等编著.澳大利亚经济[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
- [15]时殷弘.尼克松主义[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84.
- [16]王成家主编.世界知识年鉴 2002-2003[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

- [17]汪诗明.20 世纪澳大利亚外交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 [18]吴心伯.太平洋上不太平—后冷战时代的美国亚太安全战略[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
- [19]吴祯福主编;倪卫红,沈江帆编著.澳大利亚历史 1788-1942 1[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2.
- [20]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编.国际形势年鉴 1997[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
- [21]张秋生.澳大利亚与亚洲关系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 [22]郑寅达,费佩君.澳大利亚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
- ## 二、期刊、学位论文
- [1]陈翠华.澳大利亚总理罗伯特·詹姆斯·李·霍克[J].世界经济与政治,1987,(4).
- [2]胡宁.澳美关系与亚太地区安全[J].当代亚太,2004,(1).
- [3]黄昭宇,段维来.澳大利亚 2007 年度《国家防务报告》评析[J].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2008,(1).
- [4]Insight,澳大利亚外交与外贸部,1996 年 3 月 25 日。
- [5]李辉."9·11"事件后的澳美关系[J].国际资料信息,2004,(12).
- [6]刘鹏.冷战后澳大利亚对东帝汶政策的评析[J].东南亚南亚研究,2009,(2).
- [7]刘新华,秦仪.略论澳大利亚的地缘战略地位和美澳军事同盟关系[J].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3,(3).
- [8]时永明.澳大利亚在亚太地区寻求新的定位[J].国际问题研究,1997,(2).
- [9]王帆.试论澳新美同盟的历史演变[J].国际论坛,2005,(2).
- [10]汪诗明,王艳芬.论二战期间澳美军事同盟关系的建立[J].安徽史学,2005,(2).
- [11]汪诗明.澳大利亚参与伊拉克战争原因探析[J].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2003,(3).
- [12]英国《简氏防务周刊》,1994 年 12 月 10 日。
- [13]张建新.澳大利亚出兵越南:原因、后果和教训[J].世界历史,1999,(1).
- [14]张建新.澳大利亚独立外交的形成[J].湛江师范学院学报,1999,(3).

- [15]张秋生.二战以来澳大利亚对亚洲政策的演变[J].当代亚太.1996(3)。
- [16]张秋生,周慧.试评澳大利亚霍华德政府的均衡外交政策[J].当代亚太,2007,(4).
- [17]陈驰.试论澳大利亚国家角色的演变[D].北京:外交学院,2007.
- [18]丁念亮.浅析澳大利亚在中美之间的平衡战略(1972-2005) [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06.
- [19]卢立军.二战后澳美关系的演进及其对亚太局势的影响[D].济南:山东大学,2009.
- [20]潘德锋.美澳同盟及其对中国的影响[D].广州:暨南大学硕士论文,2006.

三、外文文献

- [1]Alan Oxley, "Free Trade Agreement in the Era of Globalisation—New Instruments to Advance New Interests—the Case of Australia," *Australi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Australia)* ,Vol.57,No.1 (2003) .
- [2]Capling Ann: *All the Way with the USA: Australia, the US and Free Trade*, UNSW Press, 2005.
- [3]Gareth Evans and Bruce Grant, eds: *Australia' s Foreign relations in the World of the 1990s*, Melbourne University Press, 1991.
- [4]Glen St J Barclay, *Friends in High Places: Australian-American Diplomatic Relations since 1945*,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 [5]Kevin Rudd, "Leading, Not Following: The Renewal of Australian Middle Power Diplomacy, An Address to the Sydney Institute".
- [6]Lachlan Strahan: *Australia's China-Changing Perceptions From the 1930s to the 1990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 [7] Nayef H.Samhat: *Middle Power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Lessons from Irano-U.S. Relations 1962-77*, *Policy Studies Journal*, Volume 28 Issue 1, Jul 2005 .
- [8]R.Ayson. Kevin Rudd and the U.S. Alliance[Z]. *Asiapaefie Bulletin*, East-west Center, no.4, 10 December 2007.

[9]Ross Garnaut, "An Australia-United State Free Trade Agreement," *Australi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Australia)* ,Vol.56,No.1 (April/2002) .

[10]Meaney, Neville. *Australia and the world : A documentary history from the 1870s to the 1970s*[M]. Melbourne: Longman Cheshire,1985:20.

四、政府文件

[1] *Defending Australia—Defence White Paper 1994*, Australian Government Publishing Service, Canberra.

[2]Department of Foreign Affairs and Trade 1997, *In the National Interest*, Commonwealth of Australia, Canberra.

[3]Department of Foreign Affairs and Trade 2003, *Advancing the National Interest* Commonwealth of Australia, Canberra.

[4] Department of Defence 2000, *Defence 2000—Our Future Defence Force*, Defence Publishing Service, Canberra.

[5]*Defending Australia in the Asia Pacific Century: Force 2030*,Defence White Paper 2009.

五、报刊网络文献

维基百科网: <http://en.wikipedia.org>

澳大利亚政府网: <http://www.australia.gov.au/>

澳大利亚驻华大使馆网: <http://www.china.embassy.gov.au/>

澳大利亚外交外贸网: <http://www.dfat.gov.au/>

美国驻澳大利亚使馆网: <http://canberra.usembassy.gov/>

美国政府网: <http://www.state.gov/>

新华网: <http://www.xinhuanet.com/>

环球网: <http://www.huanqiu.com/>

附 录

附录一：澳新美安全条约

本条约缔约国

重申它们对联合国宪章的宗旨与原则的信念以及与各国人民及各国政府和平相处的愿望，并希望加强太平洋地区的和平机构，注意到美国已有在菲律宾驻扎军队的协定，并在琉球驻有军队和负有行政责任，而且在对日和约生效后也要在日本境内及周围驻扎军队以协助保持日本地区的和平和安全，认识到澳大利亚与新西兰作为英联邦的成员国在太平洋地区内外均有军事义务，愿意公开并正式宣布它们的团结意识，使任何潜在的侵略者都不会发生以为它们之中任何一国在太平洋地区孤立无援的错觉，并愿意在太平洋地区更广泛的区域安全体系发展以前，进一步配合他们的建立集体防务以保持和平与安全的努力，因此宣布并同意下列各条：

第一条 缔约国承担按照联合国宪章的规定，以和平方法解决可能牵连它们的任何国际争端，避免危及国际和平、安全及正义，并在它们的国际关系上不以与联合国宗旨不符的任何方式使用威胁或武力。

第二条 为了更有效地实行本条约的目标，缔约国将单独地和共同地用继续的和有效的自助和互助的办法来保持及发展它们单独及集体的抵抗武装攻击的能力。

第三条 当缔约国任何一国认为缔约国任何一国的领土完整、政治独立或安全在太平洋受到威胁时，缔约国应共同进行协商。

第四条 每一缔约国都认为在太平洋地区对任何一缔约国的武装攻击都将危及它自己的和平与安全，并宣布它将按照它的宪法程序采取行动，去应付共同的危险。任何此种武装攻击和因此而采取的一切措施，应立即报告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当安全理事会已采取恢复和保持国际和平与安全所必需的措施时，这些措施

应立即停止。

第五条 为了第四条的目的，对任何一缔约国的武装进攻，应认为包括对任何一缔约国的本土或它在太平洋上所管辖的岛屿领土，或它在太平洋上的武装部队，公有船只或飞机的武装进攻。

第六条 本条约不影响而且也不得解释为影响缔约国在联合国宪章下所有的权利和义务或联合国维持国际和平和安全的责任。

第七条 因此缔约国设立一个由它们外交部长或其助理组成的理事会，考虑本条约的实施问题。理事会之组织方式应以随时举行会议为准。

第八条 在太平洋地区更广泛的区域安全体系发展与联合国订出更有效的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方法以前，依照第七条而设立的理事会有权和太平洋地区能够促进本条约的目的并能对该地区安全有所贡献的国家、区域组织、国家集团或其它当局，保持协商的关系。

第九条 本条约应由缔约国分别按照它们的宪法程序予以批准。批准书应尽速交由澳大利亚政府保管，澳大利亚政府将于此种批准书交存后通知其他各签字国，一俟签字国的批准书都已交存，本条约即行生效。

第十条 本条约无限期有效。任何缔约国在通知澳大利亚政府后一年，即可不再为按第七条规定所设立的理事会的理事国。澳大利亚政府将此项通知交存一事告知其他缔约国政府。

第十一条 本条约以英文作成，将存在澳大利亚政府档案库中。经签证无误的条约副本将由澳大利亚政府送交其他每一签字国政府。

下列全权代表在本条约上签字以资证明。

1951年9月1日订于旧金山。

澳大利亚代表：佩西·西·斯宾德

新西兰代表：西·艾·贝伦森

美利坚合众国代表：迪安·艾奇逊

约翰·福斯特·杜勒斯

亚历山大·维利

约翰·杰·斯巴克曼

资料来源：《国际条约集（1950-1952）》，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1959 年版，第 326-328 页。

附录二：冷战后澳美关系大事记

1. 澳大利亚和美国 1940 年 3 月 6 日建交。
2. 1951 年 9 月 1 日，澳大利亚、新西兰和美国签订《澳新美安全条约》(ANZUS)，1952 年 4 月 29 日条约正式生效。
3. 20 世纪 50 和 60 年代，澳大利亚先后追随美军参加了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
4. 1990 年 4 月 4 日，基廷(P.Keating)宣誓就任副总理。
5. 1991 年 12 月 20 日基廷(P.Keating)任澳大利亚总理。
6. 1991 年 12 月 31，美国总统布什抵达悉尼，开始对澳大利亚进行为期四天的访问。这是继约翰逊总统之后近 25 年来访问这个南太平洋国家的第一位美国总统。访澳期间，布什同基廷及其政府部长主要就经贸关系、全球及地区安全问题交换看法。
7. 1992 年 4 月 21 日，基廷(P.Keating)作为总理首先出访印度尼西亚，打破首放欧美国家的惯例。
8. 1993 年 3 月大选基廷(P.Keating)再度获胜，蝉联执政。
9. 1993 年 6 月 11 日：首席顾问 John Russell 就任驻美国大使。
10. 1993 年 9 月，澳大利亚总理基廷访问美国，与美领导入主要讨论贸易和经济问题。基廷对美继续实行农产品出口补贴政策表示关切，美则解释该政策主要针对欧共体，将尽可能避免损害澳利益。双方要求欧共体遵守当年完成乌拉圭回合谈判的有关协议，确保乌拉圭回合谈判于当年底完成。基廷表示支持北美自由贸易区，相信在美召开的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首次非正式会议能获得成功，认为印度尼西亚领导人与会十分重要，希望发挥印尼的作用。基廷还要求美对亚洲人权问题采

取“温和”政策，以“平衡的方式处理与中国和印尼等亚洲国家的关系。

11.1994 年 11 月 15 号，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签署了关于自由贸易的茂物宣言，确定了到 2020 年前在亚洲-太平洋地区实现目标。

12.1996 年 3 月 2 日，在选举中基廷(P.Keating)被霍华德击败。

13.1996 年 3 月 5 日，台海危机爆发，霍华德指责中国对台湾的首次民主选举的威胁并支持美国派遣航母进驻台湾。

14.1996 年 7 月 27，澳美双方签署了军事协议并发表了《澳美 21 世纪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作出了一系列加强军事和防务合作的决定，强调了两国合作对维护亚太地区的安全与繁荣的重要性。

15.1997 年 8 月 28，澳大利亚外交和贸易部发表“为了国家利益”，强调没有比澳美更亲密的战略关系，美国的战略存在和承诺有利于东亚的稳定。

16.1997 年 3 月，澳美举行大规模的联合军事演习，这次演习是美军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在澳集结人数最多的一次。

17.在 1998 年伊拉克武器核查危机问题上，澳大利亚支持美国对伊拉克采取军事行动。

18.1998 年,澳美双方将已签署的《松峡条约》的有效期延长 10 年,扩大了美在澳的情报基地。

19.1999 年，霍华德总理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澳大利亚要充当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副警长”，发挥澳在本地区的中等大国作用。

20.1999 年 10 月 25，澳大利亚领导联合国维和部队进入东帝汶维，并获得主导权。

21.2000 年 12 月 6，澳国防部发表“2000 国防：我们未来的国防力量”，重申澳大利亚在《澳新美安全协定》中的承诺，支持美国象支持澳大利亚一样重要。

22.2000 年,澳大利亚与美国签署了《在国防装备和工业方面加强合作的原则协议》，从而使澳获得了与美国分享国防高科技的特殊地位,之前仅英国有此“殊荣”。

23.2001 年 9 月 10，总理霍华德和小布什在华盛顿会面，庆祝 1951 年签订的澳新美条约 50 周年。两国领导人签署联合声明，重申两国双边关系的实力和活力。

- 24.2001 年 9 月 11, 恐怖袭击纽约, 华盛顿和宾夕法尼亚州, 超过 3500 人死亡, 其中包括 10 名澳大利亚人。
- 25.2001 年 5 月,美澳两国在澳大利亚昆士兰州罗克汉普顿附近举行名为“协同作战”的军事演习,共有 27000 名美军士兵和澳突击队员参加,演习包括两栖进攻、实弹演习以及海空部队协同作战。
- 26.2001 年 9 月 14, 总理霍华德从华盛顿返回, 并首次启用澳新美条约的第四条。霍华德宣布对澳大利亚的恐怖袭击, 并认为援引该条约“表明澳大利亚与美国的坚定承诺。”
- 27.2001 年 10 月 7 日:美国展开“持久自由行动”打击阿富汗塔利班势力, 这是在“反恐战争的第一个冲突。”
- 28.2001 年 10 月 17 日: 布什总统要求后, 总理霍华德正式承诺派 1550 名军事人员, 以“持久自由行动。这次部署包括 707 架飞机、两个加油机, 150 人的 SAS 中队和一个猎户座飞机。其他国家 26 个也作出贡献力量。
- 29.2002 年 6 月, 霍华德在美国参众两院发表演讲, 称澳大利亚是美国的最好朋友。
- 30.2002 年 8 月 29 日, 唐纳在堪培拉发表了实现自由贸易协议对澳美战略关系重要性的讲话, 称这是“现在是政府的主要政策目标。”
- 31.2002 年 10 月 12 日, 在印尼巴厘岛恐怖袭击事件, 造成 202 死亡, 其中包括 88 名澳大利亚人和 7 人美国人。
- 32.2002 年 11 月 14-15, 美国贸易代表罗伯特佐利克在堪培拉正式宣布, 美国有意与澳大利亚进行自由贸易协定谈判。
- 33.2003 年 2 月 10 日, 总理霍华德前往美国谈判。布什证实, 在任何对伊拉克的军事行动澳大利亚是美国愿意的联盟的一部分。
- 34.2003 年 2 月 12 日, 澳大利亚外交贸易部发布的政策白皮书指出, “澳大利亚与美国的联系是我们的安全和繁荣的根本, 而且加强我们的联盟是一个重要的政策目标。”

- 35.2003 年 3 月 17-21 日,第一轮澳美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在堪培拉开始。
- 36.2003 年 5 月 19 日,第二轮美澳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在夏威夷开始谈判。
- 37.2003 年 3 月 23 日,美国打响了对伊拉克的战争。澳大利亚率先表态支持美国对伊进行打击,也是继英国之后第二个出兵伊拉克的国家。
- 38.2003 年 10 月 22 日,布什访澳,赞扬霍华德为“铁人”,并称澳大利亚对维护地区安全负有“特殊责任”。
- 39.澳大利亚政府 2003 年 2 月 26 日公布题为《澳大利亚国家安全》的国防白皮书修正案。该修正案强调,在恐怖主义和“无赖国家”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威胁下,澳大利亚有必要加入美国的战略导弹防御系统。
- 40.2004 年 7 月 7 日,澳国防部长罗伯特·希尔与美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共同签署了导弹防御系统谅解备忘录,澳大利亚成为第一个被正式纳入导弹防御系统的美国盟国。2004 年 7 月,澳美正式签署《导弹防御体系谅解备忘录》,表明澳已正式加入美国的导弹防御体系。
- 41.2004 年 8 月 3 日,美国与澳大利亚正式签订了《澳美自由贸易协定》,于 2005 年 1 月 1 日正式生效,澳美将取消两国间 99%的商品的进出口关税。澳不仅加强了与美国军事盟友的关系,在经济、政治方面对美的依赖性也将越来越大。
- 42.美国副总统切尼 2007 年 2 月 23 日访澳时对中国反卫星导弹试验及军力发展进行指责。对此,霍华德态度审慎,并未附和,仅表示过去 10 年里澳美关系更亲密的同时,也与中国建立了非常有建设性的、可以相互理解的关系。
- 43.2007 年 3 月 13 日,澳与日本正式签署了“亚洲版北约”的《日澳安全保障联合宣言》,开始构筑美、日、澳“亚太战略铁三角”。
- 44.霍华德于 2007 年 2 月宣布将增派 70 名军事人员到伊协助培训军队,以加强美澳同盟关系与亚太军事合作的。
- 45.澳大利亚联邦政府 2000 年底发表的国防白皮书中,澳就对其对华政策做出了与美国不同的阐述:澳美同盟是澳战略防御的基石,但因两国各自关注的领域不尽相同,澳将独立追求自身利益。

46.2007 年 11 月 24，工党领袖陆克文出任澳大利亚总理。

47.2007 年 12 月 3 日，陆克文签署文件，正式批准了防止全球变暖的《京都议定书》，使美国成为唯一一个没有签署这一文件的发达国家。

48.2008 年，陆克文政府撤回了澳在伊拉克的作战军队。

后记

光阴似箭，转眼间，三年的时间飞逝而去，随着本文的结稿，我的硕士研究生生活也即将结束。回想几年来在学校的点点滴滴，不禁感慨万千。对我来说，这三年带给我了很多的锤炼，无论是做人，还是做事、做学问。临别在即，我非常感念这几年来所有给过我帮助和关怀的人们。

本论文是在恩师孙君健副教授的精心指导和悉心教诲下完成的。从论文的主题到论据，从研究观点到论证方式，甚至是资料的收集无不倾注着孙老师的心血和汗水。如果能将我的这篇文章看成是一种有意义的学术探索的话，那么，这其中的成绩有很大一部分应归功于孙老师。孙老师学识渊博，严谨求实，虚怀若谷，他的治学和为人之道将使我受益终生。在此，我对尊敬的孙老师在我三年学习时间里所给予的培养、教诲和关怀表示真诚的感谢。

感谢历史文化学院的苗书梅院长。感谢张倩红老师、阎照祥老师、周祥森老师、王金虎老师、刘波老师、史晓红老师，通过聆听他们的课程和研习他们的著作，我既增长了知识，又开阔了视野。感谢刘百陆老师、张礼刚老师、马晓燕老师这几年来对我学习和生活上的关心和帮助。感谢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的王海滨老师对我的论文的详细修改和提出的宝贵意见。同时，还要感谢我的爱人赵光贵，他在生活和学习上对我的鼓励和帮助，是我不断前进和奋斗的动力；特别是在论文的写作过程中，他提出许多有益的意见，并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帮助我修改论文。感谢所有给予我无私帮助和各种形式支持的师长和同学，在此一并致以诚挚的谢意。

人生就是永无止境的学习过程。本文的收笔为本人的硕士阶段学习划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澳大利亚与美国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具有重要理论和现实意义的研究课题，本文内容基本上参考了目前国内关于澳大利亚的中英文资料，但我深知文中还有许多尚未解决的问题和不足之处，有待做进一步的修改和完善，恳请有关专家和学术界前辈给予斧正，不吝赐教。

王斌
2010年5月29日